

何大復先生集

第七册
卷之三十
何子十二篇
卷之三十一
內篇二十五篇
卷之三十二
疏書共一十篇
卷之三十三
記問說序共十一篇
卷之三十四
序十三篇

特別

^16

1268

7



和6
1268
7

何大復先生集卷三十

何子十二篇

嚴治篇第一

治民莫如嚴嚴者所以成寬也夫民心不一則散民
情不制則亂法者所以節約其散而整齊其亂之具
也嚴者所以立節約而作整齊也故嚴則法立法立
則民寡過寬則法弛法弛則民多辜故嚴治之民始



急而其終也舒寬治之民始舒而其終也急急則民怨舒則民喜始而喜不若終之不怨也故民難與為始而可與成終也夫衣冠飾貌人見而敬之乘駕唱騶人望而避之毀冠而囚首人不讓席矣敝車而單行人不讓路矣嚴與不嚴所由致相遠也故嚴也者所以飾威儀慎制度使人見之者也夫日月垂象人不敢侮也山川示險人不敢踰也故法立而民不犯刑設而人不入者嚴之為也是故先王之制階陛堂殿以異其等旂旒鸞纓以繁其飾官府爵位以差其

品等異則尊卑別矣飾繁則上下章矣品差則貴賤定矣是故先王之時尊卑不相紊上下不相踰貴賤不相越夫錯其采物而明其文章防範其情欲而束縛其筋骨耳目有常從違一定僭亂不起奸弊不生故文字簡而刑罰省民生逸而政事清此先王之所以能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而總一海內者也及至後世媮惰之風長矜肅之心喪上下相容頽其紀綱而決其防限於是豪暴擅制富強肆行宗黨連結而中外勢傾然後起而繩之發其隱伏摘其細微至於

法立而百偽生文例日增而不足吏議日異而不定
人臣莫救其過而庶民莫必其命故法密而犯益衆
刑繁而罪益多何者源不治而未流濫也夫操如束
薪亡不折焉急如絞繩亡不絕焉故治不可急急則
無不亂者也是故法者由嚴起者也故弛不張則幹
斜網不振則目亂治不嚴則法壞夫嚴與刻異也嚴
者立其法禁於未然者也刻者究其罪治於已然者
也是故秦之法多如秋荼密如凝脂而民不知避也
漢之吏搏如猛虎擊如鷙鷹而民不知畏也故不示
而究人之罪是為刻而已矣非所以格民也故嚴父
無姑息之子嚴君無姑息之民故三王之民殺之而
不怨夫非罔之而罹其罪者則罪在已而不尤其上
也又何怨乎

上作篇第二

夫觀世以易化者聖也矯時以從俗者明也物必有
敝承敝者復其盛勢必有變襲變者反其常故五帝
之世循環不悖而三王之時因革並施夫世之所使
時之所移從來遠矣要之其原皆出於上之所作為

六德集 卷三十一 三
教夫好劍之門多創客善醫之門多病人物聚於所
致也故明聖之世則人飾義而服節汙濁之時則人
毀行而喪守何也致之者則然矣正道壞則邪徑成
公室衰則私門盛自古及今未之有易也正之與邪
公之與私氓隸之人能辨其所好惡然所從違非者
世之榮顯富厚者不在此而在彼也故五尺童子聞
人稱其善亡有不喜者也至於榮顯富厚之所在則
雖有縉紳冠冕之徒亡不棄廉捐恥以附者豈其所
為自喜者不如童子也勢至而利交則情動而蔽其

心也是故上之人觀於時勢之變推于教化之端明
義崇節而絀勢利是以正道可復立公室可復振而
遂邪順私之俗可絕也漢哀帝之寵董賢而孔光張
禹皆在大臣位然身親屈焉王莽之世所為臣服盡
漢公卿楊雄最號恬於利祿然且為媚作符命焉及
至唐有八司馬者皆以其才而汙於王叔文之黨夫
數子者或榮耀終身或貶死當世卒為世之恥詎不
道于君子之門雖其所自立然亦上之所劓世之所
移也夫至著者義也至尚者節也故上以節義較天

下雖有蠢愚必不以其身為標矣雖有鬪聞必不以其行為名矣何者標者衆目之表而名者衆口之實也故張鷟以行賞亡不射矣詈鬼以除病亡不罵矣夫嚴母之育貞女也入則有重關之限出則有鳴王之飾寢則有絰結之固然後淫邪不入情欲無感而修潔之行成也是故節義者士之大防也先王以此防人故立激勵之方興勸賞之法致式閭之敬施表墓之恩安車懸旌以彰其徵累帛加璧以示其子由是義明而節崇故雖有昏亂之世而無失身之士雖有污降之時而無回面之臣豈不以上之所作耶是故義者有國之維也節者有國之衛也國之有不固者維不立而衛弛也

法行篇第三

夫為人君者法不可以有已為人臣者法不可以有已法者非甘物也有國者之藥石繩墨也夫諱病之人無不疾藥石矣不直之木亡不疾繩墨矣小人之徒亡不疾刑法矣夫奸邪者小人之為而暴亂者小人之行也正奸律邪誅暴刑亂者法之務也故法者

小人之所不利者也。小人忌正律之典，懼刑誅之罪，必務以蔽其法，援勢者為之沮，行貨者為之誘，怙彊者為之撓，造詐者為之竊，法無不蔽矣。故法不可以有已也。法不以有已，則上不得賣而下不得請，賣請不行則上自天子之門，侯王之宮，太子之家，公主之室，下至貴戚之臣，近幸之人，鰲橫之吏，豪俠之民，亡不得行其法者矣。故賣請不行則法行如流，是故法不可以有已也。千金之寶可以借客，十金之寄不可以與人也。非愛十金而不愛千金也，寄也有所受也。

已不得有也。夫法者人臣受之，天子非人臣有之也。天子受之天，非天子有之也。已不得與而人不得辭，故有沒公主車馬則后弗敢怨，邀太子車駕則君弗敢怒，罪戲弄之臣則天子不得私執，豪俠之民則公卿不得關說，此法之行也。昔者漢高斬丁公，武侯斬馬謖，皆垂泣焉。夫丁公於漢高至恩也，馬謖於武侯至暱也，垂泣者至私情也。然而必誅之者，法也。故法不可以恩暱而私情忍也。昔者石奢為楚王相，父殺人，縱父而以身請罪，王赦之。石奢曰：不可不縱父不

孝賣國之法以縱父不忠乃伏劍死李離為晉文公
理過聽殺人曰王以臣為理乃不明而過聽殺人臣
當死也王曰子休矣下吏有罪非子之過也離曰失
刑則刑失死則死臣之有失何以罪下吏也遂自死
也夫死者人情之所愛而二子不然者所以顯君而
明法也由是觀之法非不得以釋人雖自釋亦不得
矣夫法清則政寬而人威法亂則政煩而人玩威者
刑中而不可違玩者刑不中而可幸也夫刑不中者
上亂之也上不以法為可愛而與已則亂故以之飾

喜怒行愛憎矣復恩讐制毀譽矣持辯以變約束舞
智以易章程文之以深辭鞠之以巧詆則法令滋章
而事不循其實對簿繁委而人不得其情上下相遁
公私混淆盜賊多有而奸偽蠶起矣夫炎鑪遁于頑
鐵利刃斫于軟毛密網漏于吞舟故法本禁亂而其
極也亂生焉此執法之弊也故法不可使人有幸之
者法可幸則良民懼於是平居之衆造善之人睹蝮
驚之吏搏擊之廝岸獄之地掩耳而不敢聽側目而
不敢視束手足而無所措矣故清法之國人畏法而

九後集 卷三十一
不畏吏亂法之國人畏吏而不畏法夫使人至不畏法而畏吏者非國之美也

任將篇第四

任將而中制者敗用兵而外監者疑夫獨任者事成之宰也專令者勢行之機也故掣于中者垂成而敗撓於外者已行而反夫所貴于騏驥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勇於孟賁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為中制以掣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驥

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繫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孟賁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夫功以時會也賞罰所以勵功也便宜所以乘時也獨任者自制其賞罰而專令者得行其便宜者也是以功可就而時不可失也夫功者事之集也時者勢之會也故披刃冒矢以為功也羸糧躍馬以為時也故中制則事不一而績隳外監則志不一而日曠夫威者貴神速也幾者貴立斷也事以威立也勢以幾行也故任將者必假之神速之

用而予之以立斷之權矣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干
人輿瓢亡不破者也干夫牧羊亡不擾者也故以一
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群疑生是故千人輿瓢
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干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
古者天子之遣將躬為推轂曰闔以外將軍制之故
吳王用孫子而寵姬戮魏王用穰苴而莊賈誅二君
者非不顧寵幸也知將不可以寵幸奪也淮陰一拜
而為漢大將再捷而為齊假王使高祖中制而外監
之無以摧項氏之權而制天下之命矣故期功者不

惜神速之用知時者不吝立斷之權昔燕用樂毅而
代之以騎劫卒使田單收其降城趙用李牧而代之
以趙括卒使白起坑其降卒是故騎劫為田單之藉
而趙括為白起之資此制之者過也夫功罪責於將
也吾制之於已而監之於人成則衆冒其功敗則獨
委其罪未有善者也故善用將者制其功罪而不制
其事幾故士知有將將知有君士知有將則報義將
知有君則盡忠

勢成篇第五

夫天下之勢不可使有成之者勢成則附之者衆也是故勢者上之所乘而下之所憑也龍之在天以雲而神虎之在地以風而威豹之在山以霧而變鯤之在海以水而化勢之使然也故人之于勢乃所以表神威行變化者也是故天下有能擬之人大舉之事必俟吾之壞而竊以濟其勢勢者天下之重吾弗可以一日釋也吾有所壞而適以濟之天下之重在彼矣故勢之濟有四不可不先也因其失而取之謂之藉資求所害而利之謂之賈惠舉其所不當而白之

天下謂之假義造端以鬼其事謂之長惑此四者勢之所以濟也昔者陳平淮陰王陵皆項羽之臣而卒為漢用取於所失也沛公入秦約法三章去其苛刑利其所害也發義帝之喪縞素行師舉其所不當也白蛇雲氣鬼其事也是故亂非外至我有以招之勢匪彼至我有以致之故塞招亂之門絕濟世之端在有以固人心人心之固雖有能擬之徒不能奪也故藉資則無與也賈惠則不利也假義則罕服也長惑則無眩也然後天下之重在我也秦之失人心也陳

涉非有諸侯之權甲士之衆以其萌隸之民戎役之卒揭竿挺鋤澤中一呼而四海嚮應者彼皆有欲起之心而俟先發者也故陳涉之得志輕在秦也夫天下之近禍履危莫過於從逆也惡安福樂禍危非人情也然而為之誠見其禍危迫於此而徼安福於彼也是故天下不可使有從逆之民從逆之民雖欲不適彼不得也欲不讐我亦不得也彼我一間固寧有死而長往無生而反顧者也昔者沛公送徒驪山畏失期之罪故亡章邯將兵山東畏被讒之誅故降李

陵深入匈奴畏及國之辱故叛夫叛背至逆節也亡降皆恥名也而三人者以不賞之身干之患害之情窘於前而不暇自好也夫天下不自好之人鮮恥弗軌之臣幸危愁苦之民顛亂以三者之狀而值於君之所壞此勢成之會也夫衆庶成風增積成山言勢以附成也是故弗軌之臣靡不自小以成大自寡以造衆者附之使然也是以有天下之計必先詳成敗之由明輕重之機杜覬覦之罅遏擬偪之漸集內散之心斷外附之志使天下之萌蘖不生而勢長御之

我則天下長安語曰涓涓不塞流為江河綿綿不絕
纏為網羅故勢成而後圖焉莫之有及也

功實篇第六

功實之際後世人主常不能有所稽也夫功者人主
之所誇喜誇喜之心熾於內而天下方有奇怪恢偉
之事效於前於是功實之稽乃有所不能何者誠見
其利未見其害知其福未知其禍也夫利猛獸之樂
者忘銜櫛之虞好馳坂之巧者昧仆輪之悔喜速瘳
之藥者蒙毒蒺之戒是故快心之欲至而周身之慮

移炫目之形接而見背之明蔽天下之事功在彼者
我有不蔽其實實在我者彼有不顯其功故人主必
詳於功實之辨而覈於異同之分也夫三王以善治
為功五侯以善備為功七國以善戰為功戰者至凶
事也功者至美利也究凶事而邀美利此三王所以
不為而五侯所以不願也夫天下有不忘戰之臣有
好戰之臣此二者功同而實大異名似而事不侔也
是故不忘戰之臣多慮而有備好戰之臣貪進而寡
憂多慮有備者清外而實內貪進寡憂者多事以虛

國是故不忘戰之臣恒恐天下之有變而已無全策
好戰之臣惟恐天下之無變而已不有功不忘戰之
臣恒靜而致安好戰之臣恒擾而生禍此人主之當
察也昔者秦之伯也累世而帝其帝也再世而亡帝
之甚難亡之甚易成敗不遠而代盛衰並時而至者
積功之極乃其積禍之盈也漢武之才過於文景承
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以
白起為武安君商鞅為商君范雎為應侯漢武以衛
青為大將軍李廣利為貳師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

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
功實之辨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
日蹙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益
危也夫好功之臣人主之所不易使者非有厚養則
不獲其死力非有大賞則不塞其望意高爵崇號以
貴之則朝之位曠金玉重寶以富之則府之蓄靡土
田苑囿以益之則國之地削重徵濫役則結民之怨
破城侵境則深敵之讐夫然後臣其不可役之民疆
其不可樹之地利其不可通之貨故計民則俘衆不

足以補亡計地則降城不足以報賜計利則遠物不足以償費加危于當世而不為省流禍于後世而不能見此功實不稽之患也是故覩顯福者必思隱禍臨近利者必圖遠害功歸於臣而實弗被於國者明主之所不貴也

用直篇第七

夫國內有自擅之臣而外有敢敵之寇者在位無直節之士也夫直節之士行高而不回言危而不遜行不回故有匡救之義言不遜故有諫諍之忠於是內

無不發之奸外無不見之亂雖有自擅之心者無不弭也雖有敢敵之氣者無不沮也夫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奸宄不生故直節之士邦之司繩而國之強禦也故司繩不得職則邪狂行矣強禦不在列則盜賊至矣可不畏哉夫亡國之君非無直節之士也有之而蔽於邪臣聞於敵國也夫直節者邪臣之忌敵國之憂也我蒙其蔽而受其間則直節不得志直節不得志則邪臣遂而敵國昌也夫直節去讒諂至讒諂之人者內順而外交能使視聽閉言語塞

夫視聽閉則亂不見言語塞則奸不聞於是宮庭容
久伏之禍邊境有卒至之憂勁弩射於城中長戟起
於輦下上莫之知而下莫之告者大臣懷首領之愛
而群臣畏口舌之誅也昔趙高欲專制恐群臣有言
先指鹿為馬群臣無敢言馬者陳涉起山東二世召
博士諸生問之皆莫敢言叛叔孫通乃詭對而出逃
夫二世弗明不能用直臣而蔽障于讒人故內以遂
邪臣而外以資敵國也是故邪臣無不欲去其所忌
敵國無不欲逐其所憂晉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

道于虞而宮之竒去齊以女樂文馬遺季桓子而孔
子見沮秦穆公憂由余之在戎餽戎王以女樂戎王
樂其女樂五月不還由余諫不聽而亡夫外有悅目
之欲內有惑聽之讒則賢不知其可寶而才不知其
可惜也故虞為晉逐宮之竒魯為齊逐孔子戎為秦
逐由余夫三國者非不知賢聖才知也悅于欲而惑
于聽也夫直士人主之所難用也矯正而不能順遂
自重而不能苟容非其職不食不得其道不仕夫邪
臣者人主之所狎而重寶美色人主之所玩好也夫

重寶美色在前邪臣在左石則無所置直士矣故孔子不與女樂並容于魯宮之奇不與璧馬同止於虞蓋勢有所不合也夫蘭艾不同室玉石不同藏款用直士則必去讒佞遠貨色矣夫讒佞者直士之賊也貨色者直士之蠹也養賊容蠹而曰我有以用直士難矣

敵中篇第八

夫敵非吾不能克之難也亦非吾制之難也吾能明敵之所以中我者難也是故知吾之能逆必反吾情也知吾之弗能逆也即以其情反之欲有以嘗之先反復我也欲有以實之先參伍我也以聲者下我也以利者市我也此六者不可不察也夫欲明敵之所中我者在知敵之所忌敵之所忌必飾之使弗覺我也事無不去矣是故敵之鉅弗忌也忌其能明用人也將之賢不忌也忌其能同心也士之衆不忌也忌其能同力也故明則有以蔽之同心則有以間之同力則有以散之夫三者之害知者能諭之防之然卒為所圖焉者彼有以揣摩投隙而此有以中之也

狩者之于獸漁者之于魚其伏機投餌也於其聚則多驚於其散則無獲必于聚散之間而伺之矣敵者之機我餌我者亦猶是也是故有所畏於我者視我以弗畏也有所弗畏者則視其畏也若是而不察焉者彼得志也同心之將毀之弗行也則必重之以輕其主使我之自忌之也若是而不察焉彼得志也士之同力始張其勢以解之又出其利以留之則是道我以刑威也播虐則離我之衆誅降則堅彼之敵若是而不察焉彼得志也昔者秦之攻趙本畏廉頗曰

吾畏馬服子將也趙人乃將馬服子而陷於長平漢畏項羽之臣范增也羽使至饌太牢以進進而視之曰吾以為亞父使也乃更饌以草具由是范增逐而項氏亡死東城田單守即墨謂燕士曰予惟恐則吾之降卒以戰也恐伐吾士大夫百姓之墳墓也燕如其言而敵氣愈奮遂以其殘卒敗燕此皆弗能明敵之計眩于事情而中之者也故曰能明敵之所以中我者難也是故處敵者能知數者之情有來焉必覺也有往焉必察也燭於先後之間斷於有無之際內

絕根株之病外固間隙之缺是故揣摩者不得其所出而抵投者不得其所入也故曰我不發其機雖巧不施我不會其情雖勞不行故為敵中者蔽在己也

固權篇第九

夫權有所受者固不有所受者雖得必失之夫偽摹不可以遠示竊得不可以厚享故勢有執于累歲而不能保一日之命威有行于四海而不能全一姓之族權無所受之也夫權者天子之所取重天下之所取鈞者也天子知之天下見之也故上不疑而下不

議夫然後可固也無所受者天子不知天下不見者也故正坐而旁有窺之者矣前行而後有跡之者矣此至危之勢而彼方安之也夫人主雖使童子操金入市無敢攫者苟竊人主之金雖格僕而路人得執之矣是非童子強格僕反乃弱也使固與賊異也故盜失財不敢告也亡遺物不敢反也故權在于有所受有所受者又在視其所受之人昔者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下堯舜皆大聖人也故雖受之天下而人信之至燕子噲讓國于子之子噲無知者也故

雖受之一國而人不信矣夫信之故服服之故其受也固不信故不服不服故其受也不固弱子之產不與買惡人以為欺也瞽人之貨不與易惡人以為蔽也伊尹受湯之權放太甲霍光受武帝之權放昌邑夫擁君遷主非細故也已任之而人不疑者以受之者湯與武帝也湯非弱而武帝非瞽也夫權者富貴之籍也可以得富貴而不可以保富貴無所受之而受之非其主者皆危也夫見火知焚見水知溺者明也昧者不然不及火不知焚也不及水不知溺也夫

班爵封者遺之券誥賜祠第者護之符勅此皆為世世計者也今爵封我能奪之祠第我能取之是券誥不憑而符勅不效也此其章明宜鑒者也然爵封猶日賜矣祠第猶日營矣以鐵版為不毀恃金書為不刊者猶夫前日也夫欲以一時無所受之權而為世世計豈不愚可笑也

處與篇第十

富貴者人主之所有也恒易於與而不知所處則恒失之故德不在于與也在于處所與處所與在知其

所與之人所與在于君子也則增厚而福澤在於小人也則濟涇而禍災在疏則恩當而見重在戚則分當而見輕是故與之擯罪之臣則以為異數而溢望與之寵幸之臣則以為庸格而靡加故與之不難也處與為難矣夫天下惟小人戚幸之臣不易處也數而與之則見顧遇而怙愛遲而與之則見希濶而怨生與之厚則不以為過而忽之與之薄則鄙而少之與之太難則曰吝而誹笑與之太易則曰汎而玩侮與之而有所相踰則不平而起爭若是者不可不知

處也夫惠以示親施以示德無所因而與之則翔視而內疑必不親矣有所使而與之則矜能而自致必不德矣望之而必欲塞求之而必欲得不與則拂情而陰蓄忌與之則多嗜而需不已凡此皆禍之道不可不知所制也夫權勢者賞罰之柄名器者上下之飾而富貴者人主之有也故富貴有不可以易與者矣富貴者權勢之門名器之具也安可以易與也小人寵幸之人其未有富貴也則必遠權勢而不取畏名器而不干曰吾得富貴厚其身焉耳人主於富貴

輕於所有而易所與則不勝其所悔夫富貴得則權
勢可移權勢移則名器可假由是有擬尊之心有偏
上之形而莫之制矣緣恩而寬忍則禍滋抑按而不
揚則害成微裁之則逢其忿而恨積大發之則激其
變而事起由是兵車戰於牆內戈戟攢於腹心事成
是下賊其上而義紀絕也事敗是上陷其下而恩不
終也二者之所來乃積愛之過也夫小人寵倖之人
持衆歸之權必衆怨之所叢挾衆附之勢必群攻之
所向故其謀危者所以圖安也登高以臨危者疾趨

而陟顛不知下平地之可息也向陽而畏熱者疾走
而格日不知其就陰之可爽也故小人謀危以圖安
者富貴有以賞之而謙遜之義不明也秦之二世寵
於趙高封以萬戶授之相印殺蒙恬於外誅李斯于
內然趙高知其威在已而以圖二世卒使閻樂弑之
於望夷之宮故二世於趙高非不有以恩德之也而
終遇禍者利害之情變也故富之而不恩貴之而
有不德矣昔者陳恒專國以其君積厚施而得衆遂
弑簡公季氏執魯政厚私邑而弱公室乃逐昭公夫

二子蒙於主者至厚也甚者見弑而次者見逐積愛之生害也故盜不以得財而不殺其主人妾不以得寵而不忘其主母夫人之心何可厭矣故驕子多不孝寵臣多不忠是故人主必審處于富貴之與知非其所當則母以其愛私之其所當者則母以其憎吝之明知其所失則母遂事而自安獨省其所發則母溺情而有所忍故韓侯則惜敝袴矣周襄則止請隧矣漢文帝則夜收北軍之節矣何者富貴必吝于小權勢名器在杜其漸也夫天之生物能爪牙者則

去其羽翼誠以飛而食人則害廣矣是富貴權勢人之羽翼也故其與之也而必使其可制於我我富之者我能貧之我貴之者我能賤之夫然後從而富貴之是以權勢之門不開而名器之具不亂也夫干將莫邪天下之至利以刺人無扞之者然倒持而外柄則刃反著于其身人主能無倒持其柄則可矣

策術篇第十一

策國者大抵務實於勢變而不詳於事理求伸其辯智而不要於指本善舉迫切之害而不及久遠之憂

夫事理者宰勢變者也指本者統辯智者也存久遠之憂者弭迫切之害者也是故天下之事有不可究極者則必有所據有不可總納者則必有所歸有所易觀者則必有所難見夫策國者設不可究極之形而不知所據是故離合不常而使人無定見馳不可總納之說而不知所歸是故語言不一而使人無專聽陳易觀之害而遺所難見是故急遽不詳使人多畏而少慮是故六國之王寡於成事而同以淪昏者眩於策而不能擇也夫仁義者策國之術也天下之

通理百家之要本而長久之道也功利寒仁義者是故游士失於謀人主失於擇當年而不成累世而不決者功利之說行而仁義不明也夫仁義不明而功利行則天下攘攘焉皆為勢往如是則得勢者興而失勢者亡矣故秦於六國非能施仁義也然卒并諸侯朝同列者乃六國有以藉之也夫德齊者以勢勝勢並者以德勝勢者功利之階也德者仁義之府也故功利者秦之所有而仁義者秦之所無也諸侯不以此時修仁義而乃稱功利焉釋其所無而尚其

所有是故秦以一隅之僻據河華之要開殺函之塞
東向而制天下天下之侯王視其分裂而聽其宰割
卒無術以禦之者德齊而彼之勢行也夫為功利謂
仁為不殺義為不取故言仁義則見迂濶而情疏言
功利則見切近而心向此過在策士而不究也夫仁
義水火也水可濟亦可涸火可烹亦可燔故仁者可
生可殺之道也義者可與可取之道也夫不殺不取
者仁義之一端也故仁義之功利大矣而策士不能
究也夫游談之士藉諸侯之車馬以為裝貨諸侯之

財幣以為居齎寶玉以親外交市土地以厚與國是
故列地里之險夷陳兵革之鈍銳算儲積之厚薄亂
主客之形反內外之情分散其事而變易其諺故使
天下諸侯之心交戰而不定兩端而不果疑於似是
而莫能可否惑於利害而莫能從違由是敗約解從
奉名獻都要地率服而入朝于秦矣故諸侯之事秦
而甘心者仰其威勢而幸其親已也此諸侯不詳于
策士之罪也於是秦得以行其遠交近攻之術而五
國先滅夫五國之滅者則齊之罪也齊之與秦東西

相望嘗並帝而敵體故秦之所忌莫如齊然而緩攻

齊者徒以有五國在也君王后齊王后見諸侯之日屠

於兵而境無遺矢之擾不知秦有所俟而以為厚已

乃奉秦益謹而緩之救故齊之安者四十年及至勝

后齊相姓名勝音升齊國亡而王建幽於共城共地名保一隅

之眾亡五國之師便四十年之安滅百世之社稷此

君王后之罪也夫譬之五國若鋒也齊則柄也五國

者蔽也齊則地也此其勢至明也然坐視其鋒之摧

而欲異柄之無折立見其蔽之撤而猶希地之不露

蓋長久之術不察而迷於利害之近也建之幽于共

齊人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客謂陳馳此疾勝后

之不明刺賓客之賣國也悲夫然究其失策不可無

罪君王后也夫婦人可以治國家哉

心迹篇第十二

天下之事在心知其意毋以迹固之則神明應而變

化合變化合則端委見矣端委者變化之窾係也易

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故百會於一而殊

統於同夫端委者變化之始終也旁而通之以合變

化約而省之以見端委聖哲之行也夫拘學不假於繩尺之外淺見不及於衣帶之下習而不思由而不察猶弓人之不能矢冶人之不能匠也故拘學不可以論廣淺見不可與指遠何也心不知其意而徒以迹固之也夫三皇不同道而皇之號不異五帝不同德而帝之號不異三王不同治而並稱王五霸不同功而並稱伯此迹異而心同者也曷可不為同也堯之禪虞後世稱焉子噲遜燕卒亡其國而天下笑之伯夷叔齊兄弟相讓孔子贊之宋宣公立弟春秋譏

焉武王伐紂懸其首於白旗天下不以此貶其令名田嘗弑簡公則不能辭弑君之惡周公代管蔡不為賊兄弟唐太宗殺建成而後世短之凡此迹若不異然不得同者不求之心而求之迹也故效顰者益其醜學步者失其故故求迹以為近則愈遠矣夫時易則勢移情移則事易使五帝可以相沿三王可以相襲則禮樂不為異同而文質不加損益也故迹似者不可以論心迹者變化之散著也苟可以其類者同之是田嘗為武王之行而建成廼管蔡之誅也故以

其迹則雖有若之似不得為孔子以其心則雖魯人之異可以學柳下惠故車人不量車履人不視足通其意也故莊生觀解牛知養生張旭觀舞劍知草書夫解牛于養生相懸也舞劍於草書至遠也然視之若一伎焉意誠通則迹不足以蔽之也是故圖以列陳也書以傳御也然以圖陳者不盡兵之道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蓋迹之所求者有以限之也夫移易之間謂之變化變化之成謂之合同觀合同則可以見端委故物必求之端委矣端委見則能一萬物是

故不出戶而知星辰不下堂而知山川夫天之相去至高也地之相去至遠也必身及而目覩是天不可歷而地不可紀也夫累寸者至尺必差累銖者至兩必差故括天下之物必求端委求端委乃見天下之窾繫窾者物之以生者也繫者物之以會者也窾繫得則心通心者天下之至神也故能周流天下夫一者萬之所從出也故言一而不及萬為有餘言萬而不及一為不足聖人之道一而已故無不足故曰至道約而易操明而易知是故聖人不學而能愚人學

大復集 卷三十一
之不能直所從者異路也

何大復先生集卷三十一

何大復先生集卷三十一

內篇二十五篇

何子曰世言曰勿為任任叢怨勿為激激于怒張子
璉為御史嘗按治當世鉅重舉奏當世尊顯下弗厲
其法而上不咎其言夫天下之事不患其任且激也
患其先有意也先有意也任則貪功而悍作激則訐
人以自標罕亡怨怒矣唯亡意也雖多法而寡情人

弗以為病也雖徑議而過實人弗以為構也故隋壑之阻盜賊弗怨虛舟之觸褊心弗怒無亦也

何子謂雷守王子曰夫擊與牧異法而柔與能殊情寇曰擊民曰牧遠曰柔邇曰能四者由有治以來莫之能有易也四者之易也弗晰而蒙於情也其弗蒙也移於勢也勢之移也畏以求免屈以求伸辱以求榮是三者心動而其情蒙情蒙而法易矣故縱奸漏枉牧寇也伐善殘弱擊民也親泥而多蓄柔近也䟽眇而易威擾遠也由是求免而先畏求伸而先屈求

榮而先辱其終謂之晰乎夫法以事起道以身立時而變化從乎其人羿之射也不以遠近要之中的而已矣扁之醫也不以強瘠要之對病而已矣夫能中而對者心一而視外晰也弗晰者心之蔽者也晰而有所移者蔽之甚者也晰也弗移也明而有勇者也盛子令太平太平鉅多桀難治何子曰一人百羊無弗群者百人一虎無弗搏者言治體異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百步之內必有茂草言惡必有善也故君子不以善隱惡不以惡傷善夫知而好白易遁也剛

而好發易嘗也好尚而有欲易畏也三者凡以有已
也有已者不可以治人夫執火而盜避借寇以明也
屢罵而童子弗趨不慎出也虎豹之在山也莫之能
近也然可以出而弇之者有嗜于人也是故君子之
治民以民之知知民則獲見其情以民之怒怒民則
獲伸其威自潔以求直則人弗得訾故辨其文異其
品黑白章矣公其法定其守志令行矣制愛而取義
誦利而尚節身名榮矣

光祿署丞陳子為大谷令呂給事請於何子曰光祿

丞也貳而內史也大谷令也長而外吏也丞也令也
貳也長也內也外也弗相諳也予曰丞嘗修膳致養
于上矣其不知養民矣乎令也養民者也曰大谷何
以養也曰和之曰大谷盡驚也安可以和也曰大谷
固盡驚也將移之乎存之也若移之也用六師弗用
令也其用令也則和之爾矣夫虎也馴之龍也擾之
矧大谷者民也曰和之也不懼縱乎縱難制也曰是
順私從暴也夫和之也者剛也柔之亢也下之疾也
緩之馬調也則弗犯駕鷹習也則弗掣韉和也者非

九德集 卷三十一
三
順私從暴也

何子曰天下之味五錯而味不可勝用也天下之色五錯而色不可勝用也天下之音五錯而音不可勝用也錯之者和之也和之用廣矣是故常以經變也變以緯常也常變經緯用無窮也

侯汝立氏者年三十四而為司馬選部郎中為東昌守始汝立力樹職正法又陳職抗章求免弗獲又乞徙學官便養又弗獲乃出守東昌何子曰鄙人曰丐不富廢飯言創貧也然殉義弗折樹名以自著者貧

賤之士多有之而貴習厚享者弗與也何耶予嘗有友三人焉三人者咸節士也大梁李子為郎吏言外冢河內何子為史官言兵事高陵呂子為講官言時政三子皆貧賤士也苟有志於創貧賤焉則其能皆可以富貴也然而三子者弗為也夫才者弗憚獨任而志者恥於旅升故致中曰聖矯衆曰高同流曰汚汚者未有不借聖以訾高者也天下治公道行於上天下否公議興於下道行於上也吾從上議興於下也吾從下非秉哲篤尚之士安有弗移於此者也

御史王子廷相按湖廣清軍其友皆曰今御史弗易任矣御史上予之重以俾法行下視其重以謹法守故御史重則政弗弊而吏不踰今御史有舉其職者上曰怙威而肆下曰憑勢而凌為御史者不亦難乎富人以千金使其子賈子盡散千金求息富人怒之主人有使其家監朴僕者僕怨而罵監由是觀之御史誠舉其職有不干怒府怨者耶景明曰夫今御史若是有之矣雖然子終不以父怒情賈監亦不以僕怨廢朴夫覈名實非行禍福曷以曰肆別淑慝非任

喜怒曷以曰陵若是曷以怨怒也如怨而怒又曷辭馬

張御史言事於朝有風按淮陽鹽何子曰淮揚天下之衢也舟車之所會多豪富私販豪怙勢富行貨私作奸勢撓權貨溺度奸蔽法御史者剷豪以屈勢平富以拒貨治私以發奸小舉而蔽滋大舉而變生故御史者莫有弗難于淮揚者矣夫至動者風也先蒞者機也捍難者格也能行三者於天下無難矣夫格者力之至也機者智之至也風者積之至也三者之

大德集 卷三十一 五
變化格淺而機深風神速矣故風也者智者之所屈也况豪富行私者乎

唐大夫為福建按察司副使何子曰天子擢大夫將以昌其法乎今天下吏治蒸蒸靡矣司法者怵威而劫于勢思以為媚縱弛其目變易其章久矣履正以蹈危守直以中害豈人人樂為者耶於是法令糾繆百姓無所護過日以滋偽吏無何於上下益舞智臨之又安與議於繩墨之間尺寸之內乎夫明法難執法又難也明法者奸弗眩執法者勢弗奪弗眩智也

弗奪剛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此何可不謂難也法所以集衆心衛大勢也苟可以奪則政弗彊政弗彊則鉅豪免鉅豪免則眇弱逮法弗行于鉅豪而日籍于眇弱是踈天下之心而貶莫大之勢也憂治者寧矇然而弗視已乎故唐大夫之擢天子將以昌其法也夫使執法者皆有明陟賣法者皆有幽黜則履正守直之志遂而蹈危中害之慮踈矣法何有弗昌乎趙守之延安延安劉子曰延安民鄙地薄不足以辱良太守雖然敦俗化鄙致厚易安可以無良守耶又

曰守在廣平賦詩為文廣平之治不廢何子曰若是
延安又何憂乎夫樸所以受飾也卑所以受潤也夫
詩之道尚情而有愛文之道尚事而有理是故召和
感情者詩之道也慈惠出焉經德緯事者文之道也
禮義出焉夫飾莫大于禮義潤莫大于慈惠是故可
以敷尚可以生息

真陽陳子為鄉舉士績學待用者二十年矣不矯不
附不害不干不矜不瀆非其任不舉非其人不見非
其物不有湛然不為潔也闇然不為隱也皎然不為
白也其視富貴也若惴其接厚利也若遺其處蓬居
而藿食也若大享也選于天官天官以為垣曲令張
給事曰夫令非難耶糾吏而子衆宣力而布德振廢
而啟蔽陳子難乎何子曰夫行視其所立為視其所
守蒞視其所蓄安輪之車其轍不踰重兵之陣其剛
不缺積竹之矢其中不靡故推其所立曰行施其所
守曰為出其所蓄曰發故曰不知其仕視其處夫陳
子之處也仕道備矣

張元傑為魏縣方子侯子曰剛明者魏縣之才也立

剛以守致明以用者魏縣之政也何子曰夫棟撓輻
不撓棟任衆輻衆任也火燭弗若水鑿火著外水著
內也夫衆任者事集而易行獨承者敗著內者闇而
愈章著外者日晦是故天下之易屈者過用其剛者
也天下之易蔽者過用其明者也剛明之用可不慎
乎徃天下之吏率以剛明顯稍陟用之則剛者聳弗
振矣明者蒙弗知矣此其才豈損于為吏耶是故今
之為剛者為赫赫者也為明者為皦皦者也赫赫者
多威而寡惠皦皦者多譽而寡實是故吏日顯而民

日弱矣夫用智醫而逆治者彊病也用仁醫而順治
者弱病也弱病之人彊病之醫亡弗殆矣今天下之
民異於往也往也殷富故吏用其才擾之弗覺也今
也罷餒罷餒之民擾之必死語曰無急如束薪無弗
折矣無察如撤藩無弗亂矣此之謂也

劉守之擢廬州也未即郡沮於言者乃俟調家居累
一年餘又弗調守曰言者以予資弗任爾予未視治
任弗任安可知哉予遂已耶何以見也乃復上京師
謁吏部 天子乃調守漢陽何景明日予於漢陽甚

感于古今之官用也古之用人視才視才也者考德
績罷不能是故近者有弗取也遠者有弗棄也貴者
有可賤也賤者有可貴也今之用人視地視地也者
徵族身等居位也由是要勢者日躋之恐弗達也而
守散官者踰考弗徙矣又安有超格軼資者哉是故
近益近遠益遠貴益貴賤益賤夫若是使才有其地
地有其才又何缺焉苟才也無其地地也無其才豈
不難哉或曰漢陽素貴富富者懼不善使也貴者懼
不善事也不善事者難于上不善使者難于下曰漢
陽有貴富者也且有者取諸人乎無者取諸人乎是
故有貴者不取諸人以自耀也有富者不取諸人以
自實也為漢陽上下者免矣

何子謂寧國張同知曰夫飾車將以駕也飾馬將以
馳也是故君子有名則寵有政則達夫修以立曰名
行以理曰政名以榮曰寵政以顯曰達故名非飾標
政非文具寵非耀時達非巧宦是故君子于名也思
毀于政也思蔽于寵也思辱于達也思塞思毀則終
譽思蔽則圖經思辱則常榮思塞則可達

鄭子擢郎中治大同邊儲有與鄭子戚者見曰乃君
茲擢子為不憚郎中近官也治邊儲居外不得與朝
士列是遠之也治儲之事散有聚無士需將徵豪干
暴取凶不改斂貧不減費權利而府怨是難之也夫
居遠處難非子宜也惟鄭子亦不憚景明聞之見鄭
子曰夫謂子者過矣土臣弗以遠賤王役弗以難辭
編人多求親而憤踈庸士多倖易而脫艱馬越險則
駕駿別刃試堅則鋼鉛見故弗居遠其心弗著弗處
難其能弗彰惟子之心不間遠惟子之能不窘難是

以用子也夫遠之者重子也難之者任子也子行矣
鄭子曰吾釋矣雖然權利府怨可謂無耶曰執火不
燔嚮者多焦導水不溺涉者多沒故利人曰惠利已
為害已苟不利人又安怨如有怨焉則非我矣古也
執利權者桑宏羊敗于害劉晏敗于專不害不專用
之為經使上不缺行之為通使下不病在子也夫在
子也夫

李子將倅于蘇李子曰吾何以倅蘇也今之才吏子
也弗能古之長者今也弗宜仲修曰不誤靡著不與

大後集 卷三十一
罔立行以敏達事以詳集弦急而矢馳櫛密而髮疏
是故緩者不可以舉廢略者不可以週遺明法習文
究情察物子其任乎本貞曰夫柱促而絃絕燭張而
蚊至守止以制行勿使自亂處晦以含照勿使人見
致用莫如藏理繁莫如約子欲揭揭焉明數數焉盡
難矣李子曰二子之言叛予安適何子曰二子之言
類乎叛者也仲修之言為治也已本貞之言為修也
已李子曰予兩有之以應變可乎曰不可兩有之以
應變是以我冒物也冒之不足則必易焉是故以我

冒物者不勝易為通焉則變在物應在我織履者不
量足無廢履也制車者不試轍無棄車也為政者不
嘗術無反政也理會而事不相遠情見而物不駟殊
夫治而罔脩則任法而情踈修而罔治則自愛而鮮
任任法者必蔽民自愛者必愚下是弗通之過也
蔡子由吏科給事中出為福建按察司僉事縉紳大
夫或惜之曰蔡子厚積而慎修識遠而高計深亮物
而濟務可使秉重居要內贊國經而外格時難今乃
出近而處遠去言司而專職守弗足以施溥舉大匪

眾一也何景明曰夫蔡子於屈伸之道能明之矣夫伸也者弗在高爵榮名也屈也者弗在居約處卑也志達曰伸志塞曰屈故爵高名榮而志弗達不失為屈約居卑處而志弗塞不失為伸嚮也一陳而求卑再陳而請病夫屈伸之道蔡子能明之矣夫人情智而自好智故洞先見末利害斯明自好故周畏不諛不以冒危犯難蔡子智而任者也察物不擅行義不委私言若訥公言若訟非智而任者與夫智貴示任貴斷智而弗示則眾疑任而弗斷則中靡是故天以

日月垂象人弗敢侮地以山川示險人弗敢踰孟賁狐疑則不若童子之必至猛虎猶豫則不若蜂蠆之必螫夫天下之事示則明斷則立矧司法乎司法者不示必有罔民不斷必有反令罔民匪智反令匪任蔡子智而不裸任而不易者推此可以達之天下也矧司法乎

何子告蔡子曰司法者人之司命也發奸糾邪董正弼善司法是據故情蔽曰闇文究曰深網弛曰緩目數曰急闇則納愚深則聚怨緩則縱枉急則矯直四

九後集 卷三十一
者司法之過也是故君子知詳而守易之嚴而行寬
詳則弗遺易則弗害嚴則振寬則容詳易嚴寬是謂
四德德以司法又何過焉

進士積試而外補者弗豫申伯溫為進士二年補丹
陽令呂子曰丹陽無弗豫也予且甚喜東子曰何以
知丹陽無弗豫哉且又何甚喜曰丹陽崇畜義試志
在必行畜崇思發試久思任志行不違何弗豫乎夫
天下患不行者三事權弗歸也衆志弗率也職序弗
則也事權弗歸曰尸衆志弗率曰亂職序弗則曰越

尸以處位視亂從越行何得矣一邑之事天下備矣
舉其政事相歸蒞其民衆相率糾其屬職相則諺曰
賈人之有牛不如庖人之得割故事有不能行于國
都者行于一邑公卿或不能制一令制之故苟失其
職尊近弗行苟得其職卑遠可為詩曰或燕燕居息
或憔悴事國夫行矣皇郵顛顛如或弗行燕息又安
肆焉故予喜丹陽者志行也東子曰子言善矣弗曰
政在人乎謂令得行則是曰行匪艱予則弗能夫一
邑之事天下備令宜知之均上下備文武善善而惡

惡均上下則賦役備徵取寡備文武則知愛有禮知
勇有義善善惡惡則賞不僭而刑不淫夫行人之所
必怒是謂忘害舍人之所以必悅是謂忘利故順上獲
譽弗為也逆彊賈怨弗避也不以屈求伸弗以辱希
榮是謂行志行匪艱乎吕子曰艱矣丹陽能之何子
聞之曰吕子尚行而詘逸東子知逸以守艱丹陽之
治備矣

進士周子賢為宣城縣孫繼芳曰予聞猛獸在山狐
狸不穴長衆之治弗可弛也故立文明禁操法示毒
法令流行故盜不生子賢曰予聞茅柔而人籍之澤
下而水歸之恩惠慈愛所以結衆也刑罰法令所以
滋亂也故文生導民巧法出導民偷生息安理盜故
不起周子因孫子見何子告之何子曰夫羊牽則卻
驅則行馬控則行驅則逸剛柔之性異也故恩惠慈
愛存良輔不及也刑罰法令過暴制太過也因而用
之存乎其時周子曰予知之矣是剛柔之用也不執
不廢以此長衆衆治矣

教諭李君除襄陽通判問治何子曰治在教其友邵

子曰子聞法由曰治風易曰教故制御董責人心威
諷喻勸說民聽貌治民曰教無已緩乎曰子思曰修
道曰教夫飾行為修由理為道成訓為教是故標立
者遠觀視風行者疾感動故儀刑聲聞莫如教夫吏
不紀則民俗濫政不則則下志淫教者紀濫俗而則
淫志之務也上敬主下貴貴上好士下賢賢上篤老
下親親不取則下知介不害則下知仁其行約其施
廣其動微其聞彰古者之待禽獸草木也不揜群不
射宿羽毛不成不登俎斧斤以時畧目四寸故山澤

之蓄蕃殖聖人之禮其物若此也况其民乎今天下
吏治弱者靡矣强者持其刑罰搏裂抗割之而已獵
其民甚于鳥獸折其民甚于草木又安有禮乎故曰
不知教其行飾其理率其訓立古之教也

南陽多文獻仕族至文達公盛大矣然文達公嘗稱
葉焦氏焉焦氏由此遂著于天下士大夫間矣焦氏
始有侍郎宏再有叅政寬再有運使鈍再有知縣欽
至文禎為樂清簿文禎與襄王拱之葉牛道徵及景
明皆有姻舊往慶文禎文禎曰予忝于先矣夫先人

皆顯仕于當世稱列于名公大君子予弗能踵躅紹
芳矧有以增光益休者乎予豈終墜前聞哉三君子
何以教也拱之曰夫良弓之子不失為箕良冶之子
不失為裘若嗣宦焉弗在尊顯若能職焉將為休光
道徵曰仕族之家易興而難繼易興者澤未斬而賢
可象也難繼者美在前而媿易見也夫良弓之子不
失為箕失其弓矣良冶之子不失為裘失其冶矣故
蓋德為易而光烈為難子將勿忽其易以圖其難焉
商景明曰世宦弗若世德世宦之家多微世德之家

多振世宦者富貴而損志世德者禮義而有恒也夫
焦氏稱于文達公蓋有世德焉匪徒世宦已也文禎
曰三子之言教之矣

大梁張德充例為周府引禮舍人何子曰夫化必觀
世行必矯俗要其本源委於末流故良法既敝則美
意或幾乎息矣今天下用士科貢興而孝廉賢良之
舉廢科貢於孝廉賢良遠矣而人尚之其有以例拜
官者則縉紳之徒弗道焉此何以哉或曰科貢者其
盡非孝廉賢良之才者耶曰然則以例拜官者盡非

科貢之才者耶故觀世以化者存乎上矯俗之行在
其人焉爾夫使富者得官貧者得財上急國用下舒
民力例之法意蓋無不善而官者因以率行厲職又
何以累其人品哉顧上以此括財而窮欲下以此藉
勢而遂身是末流之敕也昔漢文帝許民賣爵司馬
相如以貲為郎而文帝之治不以賣爵貶相如之名
不以貲郎賤故意美者不論法嗜修者不論資

陳貞人壽何子曰夫闡教者道也受養者祿也厚生
者欲也古之則貞人不教而道著不祿而養豐不欲
而生厚夫教而後著道之病也祿而後豐養之蠹也
欲而後厚生之賊也夫壽者神之凝也天者物之役
也貞人能不用神耶能不恡物耶得寶而愛者不計
歲而待其自敝則無敝日計歲焉使其無敝則敝嬰
兒日啼而咽弗噉不知其啼也日握而手不拳不知
其握也日視而目不眊不知其視也夫神者不知而
至者也故不用其神而神無不用夫知而至者神過
也知而不至者神不足也過者中人之上不足者中
人之下皆不能長生者害于知也是故不知而能與

知而不能相懸遠矣神者氣之御也氣者形之御也
氣以神動形以氣存不存而存故曰難老

何子曰夫人有天受之而益焉者夫天之受之者乃
其虛者也天之益之者乃其謙者也故海之容也水
思歸之矣月之缺也光思增之矣有富能約是以長
富有貴能下是以長貴有齒能幼是以長年

何子觀河南癸酉同年會錄曰錄也序年列名凡以
敦義識好爾然必昭著久遠其事者非諸子所共志
者耶凡河南之士幾何也集于學弗萬人已爾集于

詩錄二人已爾然名于錄者八十人焉爾矣較之六
希罕曠絕之遇也其事何可以不昭著久遠耶夫身
至眇也然且弗百年也即百年猶旦暮易至也榮勢
往來若流光易絕也此三者非所圖以弗朽滅也所
圖以弗朽滅也乃有在于形勢地位之外者乎夫至
明者義也至永者名也疎利而義集義孚而名成是
故君子顯義以遺名故形外也性內也壽弗長天弗
短也貴弗崇也賤弗貶也

何子選次劉僉事詩總百五十六篇釐三卷皆精實

九後集 卷三十一
確乎可以昭逖俟後弗惑矣曰嗟乎詩也者難言者也體物而肆采撰志而約情慎憲而明則是故比方屬類變異陳矣揆慮緒思幽微章矣徹遠以代蔽律古以格俗標準見矣故單辭寡倫無以究贖指衆不一無以合方利近遺法無以純體是故博而聚之存乎學審而出之存乎心明而辨之存乎識夫詩之難言也獨言者難耶而知言者鮮矣

大學士靳公有庵曰戒庵何子記之曰隧也而風出之隙也而風入之口者身之隧也不慎故戎興意者身之隙也不慎故邪進是故物必有始而事必有紀惟先也則有備而無患惟衆慎而弗一也則多畏而慮不周矣室有關矢有機室之有關也匪室而有關也關在門也矢之有機也匪矢而有機也機在弦也關在門故室而寇不得踰機在弦故約百矢而弗匱也抑之詩曰慎爾出語言戒乎其口也曰敬爾威儀言戒乎其身也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言戒乎其心也夫心者天下之至一而萬事之紀也故放之六合而準旁于百世而無不括是故可以參天地而

贊化育是故約而易操有功而不勞
何子讀韓子書律呂直解叙曰夫神理之弗著其器
數之亡乎天生一成萬一上萬下器數下下也由後
世以來弗之詳矣其上焉者又安有所達哉是故聖
人得一而知萬知者知萬以得一談一者虛而寡用
談萬者廣而莫歸要之以知其要實者為至夫天地
之間者氣也制而利則曰器生之節度曰數神理者
氣之宰也是故器數詳則神理日明神理明而天下
之事得矣

三十一卷終

何大復先生集卷三十二

疏書共一十篇

應詔陳言治安疏

中書舍人臣何景明謹奏為應詔陳言治安事邇者
寢宮被災皇上兢惕勅諭群臣下求直言大小臣庶
仰見聖顏憂戚伏聽綸旨痛切無不感動流涕謂聖
心感悟事當轉移悲喜相繼慰慶兼至然自勅諭之

後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番僧義子數事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今復處之宴然未見損減一二豈陛下感悟之心忽萌而轉移之機復塞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為軫心夫災禍切近悔厲斯深形勢積成改救何及臣上原天意下究民心近觀人事遠考古昔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陛下欲圖理興化改絃易轍過此不為無可為矣臣聞天下之政精則治緩則亂明

則治闇則亂治亂存亡事理必然方今上下依違遠近壅塞法度有失禮義弗彰功實不稽名器多濫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兼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弛備財力並竭外僅維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彼臣竊憂之陛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患成何也臣聞內外附固長久之道今聖躬單立皇儲未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后妃不得當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並出入番僧義子同起居此皆今日創見先朝未聞

也陛下何不一如言者所議早示聽斷且甲馬馳騁
之場不如廣廈細旃之上
之教不如文儒
談諷於前樂彼厭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陛下寵幸
之臣自古寵幸鮮能善後原其所由盛滿為忌陛下
尤宜早為裁抑明示區處使上者得保富貴其次得
保首領義既不失恩亦有終豈不美乎夫國事執奏
實在大臣大臣順旨事乃寢敝臣謂大臣奏事宜使
即決是非直陳利害準則憲章制之理義不宜奏兩
請之辭取阿上裁則制度不隳功實不繆名器可正

其大臣進退當以義斷行賄干進無恥取容者併為
罷斥而獎拔恬退訪求耆俊則名節明而仕不苟然
後嚴督庶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而培殷富之
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畧要之大本祇在聖躬夫言苟
切心何畏逆耳陛下若以章奏繁委瀆亂聖聰莫若
一御便殿宣進輔弼召集侍從尊卑之禮不甚峻拒
上下之情乃可通達必能陳說利弊開道禍福指斥
時事為切心之言以悟陛下矣臣聞先勞後逸先逸
後勞先後之間相去遠甚故儆戒之後必有餘樂怠

九後集 卷三十一
荒之後必有餘憂陛下若體天心之仁愛念祖宗之
創建堅自忍制常加矜飭務舉實政不事虛文太平
之治可以立就永踐九重之安長享萬乘之樂憂勤
於一時而怡豫于無窮陛下何難而不為此乎昔成
王感於風雷之變乃有刑措之休高宗感於雉雉之
異是臻嘉靖之效陛下深惟感悟稍一轉移海內將
從風而靡四夷必仰流而化商周守成之業亦何足
多哉臣草茅微柔蒙先朝甄育陛下復收起於廢黜
之餘恩德至厚嘗欲以言圖報恐干出位之咎然臣
之懷誠積慮久矣乃今躬逢聖明開獎言路千載一
時何忍容默用是昧死上陳伏望皇上亮臣愚悃曲
賜矜納臣不勝幸甚

上冢宰許公書

中書舍人何某頓首上書冢宰許公下執事某誠至
愚竊見明公自入吏部所推進者皆崇飾名節砥礪
廉恥之士清議攸與群望景附鄉鄙未進實亦私抃
迺者主上幼冲權閤在內天紀錯易舉動大繆究人
事考變異未有甚于此時者也然而上下之臣未見

有秉德明恤仗義伏節者某雖寡昧諒明公之所必
憂也夫國有人曰實無曰虛以今日觀之雖謂之虛
可也其所以繫大小之望致虛實之原實惟明公之
責是明公雖欲無憂不可得已頃者聞權閹多干明
公之正者議者難之或謂宜少自貶以為容夫自貶
以為容者患失者之所為也孰謂明公表師百僚堅
立萬仞者而為此乎某於明公素未伏謁然慕義甚
深區區之懷不敢不露竊為明公畫二策惟明公之
自擇焉一曰守正不撓不容於權閹而去者上策也

二曰自貶以求容於權閹而不容於天下後世者下
策也夫今之計止是二者二者俱為不容然守正不
容可以激頽靡于當時流聲烈于後世損少而益者
多自貶不容則頽靡益恣聲烈且敗益少而損者多
二者曷重曷輕惟明公之自擇焉昔者子貢謂孔子
曰夫子之道大天下莫能容盍少貶乎孔子曰良農
能稼不能為穡良匠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
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賜爾不務脩道而
務為容爾志不遠矣由是觀之士而未祿尚不可為

九後集 卷三十一
容况位冢宰統百官而均四海者乎而何以為庶官
之地天下之望乎今時匹夫女子咸知太息用以為
慙者以有明公在位望明公深惟保重其積懷甚久
不敢輕造門下謹遣家人持書托闡者通焉幸明公
賜察不即叱責

上楊邃菴書

僕聞聖人哲士取人於衆惡明主顯相識賢於集毀
夫徇同情則獨行見遺實多口則廉節被黜何也獨
行者同情之所繆而廉節者衆口之所黜也昔匡章

棄於通國而獲與於孟軻即墨汚於左右而受封於
威王孔子明公治之非罪晏嬰脫石父於縲紲是故
衆惡之中聖哲之所必詳集毀之下明顯之所弗蔽
也今有操獨行秉廉節而干衆惡負集毀若李夢陽
者明公在上何可弗必加察而一援之也夫僕於陽
非敢謂其無過也自崇而弗下人太任而弗識時多
憤激之氣乏兼容之量昧致柔之訓犯必折之戒此
其過也若其飾身好脩矜名投義見善必取見惡必
擊不附炎門不趨利徑處遠懷不招之恥處近執莫

麾之勇在野有兕置之武在公著素絲之直立志抗
行秉心陳力咸可尚也前與御史相迕同黨交構恃
其貞介不服文法邐延無已固其自取而尊達至為
不悅縉紳靡然誹笑言官亟詆於朝法吏深鞫於獄
惟恐摧之弗披而辱之弗窘也嗟哉亦已甚矣謂深
懲以全之乃底其壞歷責以備之實求其缺謂其為
高好勝多事越位不即攻之將為患害則陽之為害
弗猶愈於賣法成賄汚行喪守玩公詭避行私煽虐
甘心附媚後志富勢者乎凡此一切置之不問而獨

於陽而較焉何也大槩習於苟同而畏異已溺於混
濁而非獨清便於相容而憚弗群務為蔽闇而忌太
白故當事謂之橫伐奸謂之訐建樹謂之標已振起
謂之輕事問民隱曰市名而出位持國法曰寡情而
立威是以詭俗諧衆之人相倚為譽而直節獨行之
士疾之若讐由此觀之仕宦之徒不貶損以就時游
滑以希世何能免於今之人哉明公在上秉進退之
權司統均之任獎拔廉直沮抑邪枉而陽為門下相
知之士其困於人若此况門牆之外萬里之遠者乎

夫讒言屢至慈母投杼浸漬之灌可解膠漆僕於陽
有肝膽之交聞於人言猶弗能無疑明公之門陽不
敢徑達雖有爵壹何由以白然陽之事在江西者亦
甚彰彰匪有隱惡難見也僕嘗究之衆議士民頗公
學校之徒曰陽敦古崇禮志在澄清閭閻之下曰陽
不為撫按官爾可使盜賊息權勢不害我也夫學校
之徒陽之黨也其言不徵閭閻之下無知之衆何以
黨於陽哉今京師之士其弗知者則已流言傳訛昧
形議影群猜共怒一吠百聲持辯風起散言雷同矣

間有知者則亦恐異同於威要之吏以遭口舌之禍
視為秦越隨其軒輊夫反同情以伸人格衆口以明
物此其弗利也必矣孰肯樂弗利而為之哉昔孔融
鸚薦乎禰衡汾陽解爵於李白揚善登俊閔才舒困
昭昭人代矣今陽之文藻敷贍才辯捷給誠二子之
流匹而拘檢行止閑於禮義可以用世賁治二子弗
若也乃窘辱摧靡卒無一為之地者僕甚傷之伏惟
明公秉道服人積望鎮衆力可以移易範可以表正
於陽少加援察采士民之議捐比附之論使邪枉無

大後集 卷三十一
順遂之私廉直無不容之嘆非獨陽之幸也國家斯
文幸甚

上李西涯書

前伏聞明公體中不憚竊見在閣省食多事勞心
憂宜必至此某再造門下省問不得一望見顏色退
而抑鬱累日又聞少康矣甚喜慰然疑久弗見出昨
乃見有引疾求退之疏明公之識非末進可窺然竊
以為未安也近河南盜賊日益橫起山東士卒經年
露暴國有強禦而獄有言官野有屠戮而朝方宴笑

廷議大繆市令不行勢急燔溺獨恃明公拯救爾未
宜閉戶無聞在家不知廼復棄而引去益非明公所
以後身而急國家之難也古之大臣功成事定然後
避寵利持盈滿深思高舉保身完名是故保身完名
者大臣之所以居成功處盛世也今明公責重望深
任利害而當毀譽欲以此時保身完名難矣昔成王
在幼殷人動搖召公告老公旦非之明公亦宜惋時
悲人畧疑忌之嫌捐顧愛之念覽召公之迹體公旦
之心則天下國家幸甚或以內有掣制事無違逆覽

大復集 卷三十一
不可之幾行必止之志然已晚矣若欲轉禍為福求成於壞則猶可及也夫同舟之人胡越一心見禍知畏觀患思防人之情也今內之用事有未然者私意蔽於內而利害之實不省忌諱容悅者衆而剴切之言未至也誠指事為之勢陳禍患之形喻以同難之義導其共濟之美開誠以示獨任不却更執以不回之操斷以必至之勇若是而明公出焉不為不可也若必惡污就潔見危圖全不惟缺天下之望亦不能免當時之議矣又或顧患依違少撓即屈則出處等

耳六非敢望於明公也夫成美者納善感恩者報義故袁盎進說於申屠朱雲納忠於蕭望古之大臣欲有為者未必不有匡士弼贊義夫愆憊者也某在家五歲自期全命於蓬蒿之下過蒙明公收於廢棄之餘舉之下吏之列觀事激中既不能明諍於朝於明公左右又無以增明益高補遺而輔不逮實甚恥焉恐終有以負明公敢忘其狂昧布腸腹惟明公采覽無繆於古大臣出處之義

與侯都閫書

侯都闡足下僕鄙薄於取與則甚謹而不敢苟足下
前所惠牙筋并梳受之實非所欲初見來价道殷勤
甚懇恐拒盛意故不復辭及途始知足下禮意甚衰
凡物以表恭交以道接以禮雖孔子受之苟儀不及
物君子弗屑也僕不敢以君子自號然不義之物受
竊不安請以元封識返之幸不多怪僭妄敢呈一辭
于足下僕自貴州抵雲南行陸四閱月車怠馬煩欲
圖少逸故來就永寧之舟耳又聞霑益至永寧傳舍
衛戍廢敝人皆狡不識上下又寡廝隸之役僕懼遲

王命不即飭行李當時藩司諸公皆以足下當西路
能禮往來士大夫為僕慰由是僕之西行遂果及歷
烏撒黑張阿容摩尼之地冒赤水之炎犯雪山之寒
入倒馬關箐霧雨連旬不開竟日無人行廢蕪寒蔓
猿泣鬼嘯思之令人神竦又羅羿出沒劫畧於道前
後繼聞誠非人所居者僕始悔是行然望永寧則如
歸以其有足下在也及抵界殊自慶其出夷窟而至
大境目若開而明者去城不數里則寥然無一人出
迎僕以足下主是必必出郊而城門咫尺之地不能

屈足下車馬及館處至夜愈益不通問遂為盜所輕
僕意足下素稱能禮士大夫者豈以僕不足齒于士
大夫之行與抑足下所禮者皆要路顯赫而僕非其
流與足下宜不如是之汙也僕不足言所執者王命
也足下王臣也以王臣而恭王命不當乎何乃坐視
其困而使之遲王命也凡禮之交際來有迎去有餞
在王土者尤不可缺始而不肯枉迎足下託以他出
其不枉送其亦他出乎若有他出為行者可也足下
位尊恐屈官不出令麾下一出烏乎不可何使之寐

然不出也意者足下以僕夫之故為累足下遂簡僕
耶然足下為天子捍衛遠人使行不拾遺居者安堵
其職也乃致盜入公署偷天子使臣之物是僕累足
下六足下累僕耶古人有我心則慰之詩非僕所敢
希于足下也足下又以僕欲讓衛官故衛官不來見
夫僕之隸役供具皆衛官所當承者今倨然侈然不
與僕接足下又從而為之辭則衛官之簡僕固端於
足下矣蓋君子之待人以義不以利害以情不以顯
晦足下於二者不知察而人稱其能禮士大夫何也

九後集 卷三十一
昔葉公好龍几杖門戶皆手畫龍形一日有龍下于庭葉公驚且走曰吾非好真龍也足下之禮士大夫無乃葉公之好龍與抑如僕前顯晦利害之說與足下審之僕願以君子成足下盜一事望足下留心僕誠亦累足下也僭妄盡所欲言甚得罪乞亮而恕之

擬與藩司論救荒書

頃者朝廷以淮西告災蠲其常稅命守臣存撫賑貸此主上俯念元元之意惠甚渥也今郊廛鄉鄙之民捐室廬去田晦訣兄弟叛父母而出者聞皆賣其妻

子身為奴婢甚者棄尸道路百不存一其未徙者又皆覆釜闔室坐以待斃有快於速死自經樹枝者夫死者不收而生者未哺往事已鑒而來勢方迫此正執事者所宜控竭智慮紓遐猷布隆惠以寬民生承上意之日也然而利害之實不省緩急之端昧序內無存變之卹而外無應務之策甚非所以謹生齒之大命彰主上之實澤者也竊於執事有不取焉誠使僕開其利害執事試聽之今為民計大率利一而其害有三徵求之擾工役之勤寇盜之憂此為三害而

所利於民者獨設倉廩一事耳利害不並施而多寡不相敵今徵鷹犬者使吏執箠索民出錢又胡椒馬布帛擊纓諸物屢下於民需價償之價倍而民實不得又屢取締綌使女無餘葛此皆非賦之斂不貢之供猶日繼不絕是徵求之擾尚在也王府黃河之役築城脩塋之夫丁連老羸扶顛起廢裹糧數百里死者已半而莫為中止工役之勤如昔也前者因民劫畧為盜下令各鄉置捕詰之役似為便宜然捕者乘機生奸深察旁逮平日無賴子弟為之爪牙羽翼家

歷戶至殺人牛馬取人貨財盜未及除而良者蒙禍有司因循莫為之省是寇盜之憂尚在而又倍之也發倉廩本以利民而其弊反甚倉舍一起豪強駢集里胥鄉老匿貧估富公家之積祇以飽市井遊食之徒而野處之民曾不得見糠粃富者連車方輿而貧者曾不獲斗升又鄉民有入城待給者資糧已盡目貨餅餌而卒不得與比其少得不足償貸反因是致死耳聞目睹可為痛扼夫欲有所與必先為去其所奪養馴兔者不蓄獵犬植茂樹者不伐斧柯以其近

大後集 卷三十二
害也故止沸不損其薪徒酌水澀之沸不見止養人
飼其口腹而割其股肉終不得活今三害未去而欲
興一利以救民之凶何以異此也

與甯兵備書

日者見執事求退之疏出處大義要宜有此朝廷處
執事者善矣執事之情則得矣然地方軍民其如何
耶僕自愧身處閹閣之內職在書史之藝不親言責
政要徒以口舌私自論列以伸執事於士大夫友朋
之間則亦蔑矣更授之於弗台而忌之於必沮無怪

乎勢之難也夫天下之事百人成之不足一人壞之
有餘大抵今之人率不察於利害之實而必遂其意
見之私畧其所齊而惟攻其所不同故泛議者騰無
情之謗而中禍者下有隙之毒天下之事奚所救而
欲勿壞也僕所憤惜豈獨為執事耶夫良吏不媚上
而求懷于民特士不求無非于衆而欲伸于偉哲不
恒之士故其節介而惠不遺志遠而名不孤今河南
之童黎則念執事矣京師之士有偉哲不恒者于執
事又有不俟執手杯酒之交而知之者矣執事何以

得此耶亦可以自喜矣夫以位榮人人所樂趨以事責位人所必避是故才者任難於亂而闡茸藉貴于平安今仕宦之情莫能易此平居攘華要以自利爾急則憚害而罕任雖在華要將委而去之即使執事他日見用屬時無事則不免言者之欲摧敗苟稍有事司權力當利害以責一旦之用將必有不合執事者矣惟執事定志安身勿以時論少自沮易僕之所深望也昔馬遷奮格衆之見不愛其身以伸李陵陵卒隕其家聲以累太史夫陵實國士不能勇于一日之死而欲幸望于不世之圖卒之老于異俗而節不立身殞而志不明于人此義夫千載之恨也執事高俊樹立非庸可冀其一二然所伸于偉哲不恒之知者僕惓惓望焉惟執事圖之

與何粹夫書

景明頓首粹夫先生閣下日者先生示以疏歸竊與子鍾計慮謂宜且止更值時方忌諱虞有觸冒且疏而部不可之無益舉動古人以禮義制進退進不可苟退豈可輕先生裁之海內友朋屬目幾何三四君

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于高陵獻吉羈處于大梁德
涵久廢于岐下子衡伏竄于海濱有憂國傷人之思
而寧無云亡殄瘁之嘆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長
往之情得矣恐不免于扁心之譏而或繆于義退之
道也夫據勢而經施從風而順化知遇曠代之事也
經常以緯變成易以忍難君子隨時之用也若稍不
可意不能其煩便自委去則天下欲承君子之澤幾
無時矣僕不肖獲聽于先生先生服廉守介明德峻
行雖子罕之却璧幼安之揮金閔叔之不食遺蒜無

已之不受贈袍何以尚之至其瑰論精識周知曲中
畧於章句之末而超于尺寸之外可以參蹟濟務昭
遠明微蓋僕之所深尚者然數年以來執論究迹似
猶獨行一節之事而未合於聖人通士之觀何也夫
徇時就功世不能器秉樸滅華徒飾亡實四者皆非
通聖也通士不居器而滯用聖人不專質而喪文故
簞簋之器必飾金玉棟梁之匠不彫濩落何也物有
所不容而貴有所必須也今先生或者敦質而太略
于文器大而人莫能用惟先生少自抑忍順卑俟時

以存人望以慰交游之私夫龍蛇之德變化之義先生蘊之素美僕恃知愛輒敢既其愚臆惟先生亮之

與李空同論詩書

敬奉華牘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既渙渙然若有釋也散迷徹蔽愛助激成空同子功德我者厚矣僕自念離析以來單處寡類格人逃德程缺元龜去道符爽是故述作靡式而進退失步也空同子曰子必有諤諤之評夫空同子何有於僕諤諤也然僕所自志若何可弗一質之追昔為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

宿鎔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于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做形迹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為尚宋人似蒼老而實踈鹵元人似秀峻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于宋僕固蹇拙薄劣何敢自列于古人空同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六至此何也凡物有則弗及者及而退者與過焉者均謂之不至譬之為詩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求之則過矣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

矣空同丙寅間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離譬之樂衆
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
要眇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之聲
何以窮極至妙感精飾聽也試取丙寅間作叩其音
尚中金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
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慢讀之若搖鞞鐸耳空同
貶■俊響亮而明柔澹沉著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
要旨大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詞兼于諸義不設
自具若閑緩寂寞以為柔澹重濁剗切以為沉著艱

詰晦塞以為含蓄野俚轉積以為典厚豈惟繆于諸
義亦併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鴻荒邈矣書契以來
人文漸朗孔子斯為折中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
之言體物雜撰言辭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
善焉已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各擅其
時並稱能言何也辭有高下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
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既主曹劉阮陸矣李
杜即不得更登詩壇何以謂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
文有不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

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緒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
易也夫文靡于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韓詩
弱于陶謝力振之然古詩之法亦亡于謝比空同嘗
稱陸謝僕叅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
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法同則語不
必同矣僕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
而相發明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
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之
意背矣今為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

迹以成神聖之功徒叙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
便自杌隉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即曹
劉即阮陸即李杜且何以益於道化也佛有筏喻言
捨筏則達岸矣達岸則捨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
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
覩作述今且十餘年來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
焉者已踐近代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成一家之
言以傳不朽者非空同撰焉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
之存乎德行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古今

可以攝衆妙可以出萬有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竅生色以質麗虛其竅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矣苟實其竅虛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於無有矣此風便冀反復鄙說幸甚

與李中丞書

自奉岳州顏色澧州書問今十餘年來矣執事名位日起內外屬望僕誠亦私遂期仰撫臨之初蒙降禮寒門頃者又辱封書之貺想聆德音式如金玉近覩執事疏奏條布舉捨興革濟務之功格俗之化蓋次

第具矣天其猶有活中土人意耶僕觀比日之事大率上多取容而下多憤激譬之天下之勢病弱者也非一藥可療容者養患以待亡激者速禍而無補故非得大國醫使成專任久試之効何以救危困也夫古之人學道以為己也學官以為人也其心一也道無為己之德而官無為人之澤所從學者異也中者聖之則也正者人之矩也中正者易之體用也不容不激維中維正舍執事吾誰從乎夫樞機得人重于方鎮謂樞機約旋而博被也事勢有不然者矣上治

大復集 卷三十一
則視樞機上忽則視方鎮樞機之地先君方鎮之地
先民故方鎮者地遠而官尊地遠官尊則力可抗而
權倖之威弗易及也即使執事入叅樞機恐無所容
其巧力而不可一日居不如在方鎮之猶獲志也僕
之所望者惟得專任久試乃中土之幸瑣言鄙慮無
足采者幸垂省覽復誨不宣

何大復先生集卷三十一

何大復先生集卷三十三

記問說共九篇

沱西別業記

沱出於江予嘗浮江下峽所束勢漂疾淪滙瀾湧漩
湫莫得旁展既入荆地平溢十數里其勢始得自縱
乃有別出若沱者焉沱至華容則蜿蜒廻復帶城抱
郭起伏皆自重岡曲壟相隱顯又瑩澈可鏡予望慕

者久之乃知其地多秀產固有山川蔭之也吾郡守孫公華容人間以是語之公曰沱之西吾別業在焉始吾遊沱西見其地膏塲繡澮可以稼穡水有青赤雜色之魚可以罾網中又夷爽可構而湖山四塞又可以眺而得也遂購得之他日獲解宦將惟是以終而子昔嘗得其槩為我記一言子業已竒公曰是子所云華容秀產也既公之子世其者來從予游予益竒之曰是又所謂秀產也而愈益信山川之能蔭也孰知予向所見山川者固公家物也公在壯歲官至

郡大夫而聲績懋著向往方殷未可以言退也然予見今之仕者多以官為家而歸則無所終公乃預有是計其明達邈有弗可逮也別業至邑三里地名三里店東牆以城埤堦互出林表西峙白鼎後為黃湖前有湖曰田家湖湖之外為禹山列如屏障雜見丹碧雲煙之所出入光景之所射映朝夕四時之所變化不可紀狀而公誠有成功引退之時日處其中治田灌園持書訓子孫暇則置酒名客相與投壺彈棊無不可樂者此固公所先畫於心而奚俟乎予言也

大復集 卷三十三
既紀其勝復為沱水四章他日過沱西之堂幸歌以
自侑詞曰沱之水清且漣方宜爾子孫秀且賢兮沱
之澦有田膺膺我往于田其實碩南沱之中其夷可
宮我日以居裕其有終沱之外其山若會予日以絃
用緩我年

沱水四章章四句

龍灣草堂記

龍灣在靈寶縣之南入函谷次古號國左洪溜澗而
秦嶺右盤山沃野流水湧泉可田圃而宜稻竹許子

之家食也樂其地葺堂焉棲之今年許子召為尚寶
丞數月復乞歸曰予茲得告歸斯堂矣其遂以息管
養年勉遁以成學乎余聞之曰許子蓄久而升器飾
而費用然且翩翩然有高舉之思焉其志固君子所
尚而非可以與世俗淺見寡聞者道也夫憤世之意
淺則離俗之志不決復古之志少則繼往之作不興
昔者王教之一也國有學鄉有序而已矣士不私肄
其學而人不私宗其道其後郡邑之下有書院焉山
澤之間有精舍焉學殊而肄道同而宗是王教之離

也夫學肄而明也道行而達也從乎上者化流而易
從乎下者化格而難苟遇其難也則君子亦自明其
學自達其道已矣百世之下無聖人焉則作者之意
亡百世之下無賢人焉則述者之意亡君子慮焉是
故日之含照也不以蔀屋不輝雨之降澤也不以覆
甕不注夫道隱而經要廣大而微志意脩則立精思
則通窮理而極數則神是故萬世不易者道也窮不
移其守而困不遷其業者君子之學也夫龍門河洛
之間古聖賢之都里聲教遺風存焉許子構斯堂而
棲也豈徒自適以遂其高者也

信陽脩城記

僉事閻君子明兵備之二年城信陽成集余與都給
事張季升登而觀之臺隍峻浚樓堞虧蔽表帶山河
裹括萬家之室相顧嘆曰壯哉疆乎斯地萬年之固
也先是僉事甯伯東氏來兵備值大盜之後為防焉
巡舊城視之曰庫也必崇而新之乃計費度工措財
於官府取力於隙民歲餘城南門迤西北至東門起
北門樓大功未就夫又遇積雨墻壞數百丈閻君至

則完其壞者城東門至南門立三門樓東懸鼓司晨
西懸鐘司昏又置漏小南門司晝夜四時繫城上令
旁下而走水即積雨不壞其後不亟而功有稽其用
經而力紓故三年而城成人曰二兵備之於役也於
時事先後緩急各得其序理云城高三丈圍廣千三
百五十六丈有七尺董其役者知州彭偉指揮袁鎧
張恕孟漢千戶傅欽任武百戶王義梁山醫官周寶
於是知州林君大霖指揮使鮑君國來請文紀諸石
何景明曰古者諸侯守在四隣政貴人和不以險塞

為固是故論治者有本末焉然時平而備弛併其末
者亡之昔大盜之入汝南也吏有棄城者矣然西平
上蔡之長固死守吏也寇則踰垣躡門入即二縣有
堅城令弗死唐縣城稍完則守此豈可謂末弗治耶
是役也甯君經始閻君成之二君功德斯地者並久
遠矣閻君今且明其陳簡其卒作其禮教夫城以蔽
衆簡卒以守明陳以戰作禮教以經之所為兵備者
無弗至矣此豈徒治末者哉

確山縣脩城記

確山舊有土城緣塹委垣而膚溝正德七年北寇之南吏民睨城曰此曷足以捍而守之耶廼相與棄其城走匿山上寇廼入燔燒官治及民舍城中半緒八年僉事甯君河至始計度城役擇邑內有力者八姓限以工俾知縣吳照縣丞鄭琛典史吳金悉力董之以僞厥事九年僉事閻君欽代甯君兵備視城未就曰工弗可以已也役弗可以亟也弗已以終休弗亟以蘇億終休蘇億治之仁也可不務乎廼專以吳金董事責其成十二年知縣宋良臣至而吳金以他務

出復專責之良臣良臣則均力嚴事葺其壞繚其未完樹三城門樓及月城角樓鋪樓內土城咸備十三年十月閻君登城視喜曰城不已就乎於是吏民又相與睨城曰嗟乎使七年有此城盜不得志也以茲而往可以捍我衆矣非二兵備之功乎非諸縣官之勤奉其令乎夫有勞逸之有始終之上猷於心下宣諸力一邑之城踰數歲經營於二兵備歷於諸縣官然則千百年之事可以苟焉為哉城圍七百餘丈高三丈陶磚括其表良臣曰是不可無紀廼使吳金來

求予文刻諸石

略陽縣遷建廟學記

正德己卯春余董學事由徽州入峽浮白水江下畧陽視其城中卑江水西來衝之多激流迅湍歆圻崩岸而學宮正居其卑夏縣書報江溢大水城陷學宮悉沒副使寧波呂君克中時按治關南廼行縣躬詣其地視之則堂壇墊為沮洳殿廡盪於沙石矣遂集衆謀曰茲地卑甚不可復即復終能免患耶於是使同知何子竒率學官張繡諸生羅江劉儀等改卜相

其利宜圖惟久遠獲地于縣治之北抗敞可宮考兆曰吉僉謨畢諧君乃擇委漢中衛知事金坡治其工又發贖金三百餘附之坡程諸匠作鑿石伐材拓荒闢穢經始於庚辰夏五月又五越月而卒其後凡為宮室殿五楹廡東西各八楹戟門三楹櫺星門三楹鄉賢名宦祠各一楹堂三楹齋東西各三楹儀門三楹學門三楹東西號舍各十一楹其餘牲所神厨廩庫咸備右高為廟左下為學崇卑就列嚮背因形棖題約制輪奐飾觀聖靈既妥賢才斯萃惟君思創樂

成猷厥終始乃令教諭李崇實狀列其事請紀諸石
按志云畧陽地自漢歷唐宋為沔州隸興元府元始
徙州治於鐸水改畧陽為縣隸之至正十年縣令李
舜臣建學於縣治北國朝改沔州為縣與畧陽俱隸
漢中府洪武四年縣丞葉禮徙學於縣治東北正統
十三年大水學宮壞教諭譚志學脩之成化四年又
大水學宮又壞知縣李鉅脩之坡之開茲地也掘土
得古碑視其記實李舜臣徙學故地也蓋自葉禮改
徙之後迄今凡三遭大水而後徙徙地仍復其故云

豈非得數哉夫禮義之俗成於富厚忠敬之道可施
蠻貊畧陽為古羗氏之域至文王布岐周之治行江
漢之化其風氣已開文命漸被矣矧由數代以及我
明治化博裕之盛則風尚移易其有已乎然百餘年
來人物聲名尚未底于顯融豈以僻處梁雍之間乎
亦由屢兵荐沴役繁生鮮而士不得以隆其業也呂
君奉上命蒞關南拊循其民簡練其卒厚農薄斂芟
寇清刑然後興廢舉墜脩學敦教獎官師勵人士以
行其政教焉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余於關南

庶其見之昔文翁興教相如為師蜀之有學蓋肇於此今茲之建是宅阜隆以降湍悍構造維新地復其舊天相人協理臻勢會肆寧厥居實惟永觀俾俎豆之事表于西南絃誦之音流于漢沔文翁罔專美矣後世必有考畧陽之學究其文物所從來者則呂君功德何可以弗著哉何可以弗著哉

師問

有問於何子者曰今之師何如古之師也何子曰古也有師今也無師曰然則今之所謂師者何稱也曰

今之所謂師也非古之所謂師也其名存其實亡故曰無師曰古之師可得聞與曰古者教之之法曰性曰倫性則仁義禮智信是也倫則君臣父子兄弟長幼朋友是也於是而學焉以由之曰道學焉以得之曰德用之而足以舉于天下曰業是故古之師將以盡性也明倫也則其道德而蓄其業也是謂古之師也曰何謂今之師曰今之師舉業之師也執經授書分章截句屬題比類纂摘畧簡剽竊程式傳之口耳安察心臆叛聖棄古以會有司是故今之師速化苟

就之術于榮要利之媒也曰師止是二者乎曰否不止是也漢有經師作訓詁以傳一家之業者也君子有尚之唐宋以來有詩文師辨體裁繩格律審音響改辭葢藻較論工鄙咀嚼齒牙媚悅耳目者也然而壯夫猶羞稱之故道德師為上次有經師次有詩文師次有舉業師師而至于舉業其卑而可羞者未有過焉者也曰然則廢舉業已乎曰何可廢也今之取士之制也士進用之階也曰是既不可廢子何謂其卑而可羞也曰吾所謂卑而可羞者非其制使然也

師舉業者之敝也古之師之教者立廉恥之節守禮義之閑不重富貴不羞貧賤不詘身于威武不失志于患難故上樂得人而用之夫今獨不欲得是人用哉顧以身求之勢為難也故以言觀之以言觀之故有科舉之制豈逆其師之教弟子之學乃以為利之門也嘗見今之為其子弟求師及其子弟之願學者口訪耳採有告之曰某高官也其前高第也其舉業則精也其師之於是雖千里從之也又告之曰某未有高官也未有高第也其道德則可師也於是雖比

舍弗從之矣夫巫醫樂工與凡百工相師法以習其
技藝所以求食也安有士相師以求食而可為也此
吾所謂卑而可羞者也曰若是則何如而可也曰今
之舉業所習者固古聖人之言也因其言求其道脩
之內而不顯乎其外達則行之困則存之興斯教也
安知今之師非古之師哉問者於是避席曰今日乃
承益我以師之說

說琴

何子有琴三年不張從其游者戴仲鵬取而繩以絃

進而求操焉何子御之三叩其絃絃不服指聲不成
文徐察其音莫知病端仲鵬曰是病于材也予觀其
黧然黑衰然腐也其質不任絃故鼓之弗揚何子曰
噫非材之罪也吾將充夫攻之者也凡攻琴者首選
材審制器其器有四絃軫徽越絃以被音軫以機絃
徽以比度越以亮節被音則清濁見機絃則高下張
比度則細大弗踰亮節則聲應不伏故絃取其韌密
也軫取其括圓也徽取其數次也越取其中疏也今
是琴絃之韌疎軫之括滯徽之數失鈞越之中淺以

大復集 卷三十三
十一
隘踈故清濁弗能具滯故高下弗能通失鈞故細大相踰淺以隘故聲應沉伏是以宮商不誠職而律呂叛度雖使伶倫鈞絃而柱指伯牙按節而臨操亦未知其所諧也夫是琴之材桐之為也始桐之生邃谷據盤石風雨之所化雲煙之所蒸蟠紆輪囷璀璨弗鬱文炳彪鳳質參金玉不為不良也使攻者制之中其制修之畜其用斲以成之飾以出之上而君得之可以薦清廟設大廷合神納賓贊實出伏暢民潔物下而士人得之可以宣氣養德道情和志何至黷然

衰然為腐材置物耶吾觀天下之不罪材者寡矣如常以求固執縛柱以求張弛自混而欲別物自徧而欲求多直木輪屈木輻巨木節細木權幾何不為材之病也是故君子慎焉操之以勁動之以時明之以序藏之以虛勁則能弗撓也時則能應變也序則能辨方也虛則能受益也勁者信也時者知也序者義也虛者謙也信以居之知以行之義以制之謙以保之樸其中文其外見則用世不見則用身故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材何罪焉仲鶡憮然離席曰信取於

大後集 卷三十三
絃乎知取於軫乎義取於徽乎謙取於越乎一物而
衆理備焉予不敏願改絃更張敬服斯說

樊少南字說

樊生鵬從何子受業能何子之道間日投業進曰鵬
聞古者冠則命于父兄先生字之以示成人鵬未有
能成然已冠矣請先生有以字我也何子曰鵬莊生
所稱南圖者也汝當字曰少南鵬又進曰字既得命
矣恐弗稱也願有言以勸我何子乃使之坐而告曰
爾聞夫鵬鯤為之也鵬之大數千里鯤六數千里非

鵬則不能鵬也鵬之南圖也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
蓬蓬在下足以任其力鼓其後而南非九萬里則無
以南也故所托者小則弗能大所積者弗能厚則弗
能遠蟻蠓之子翔于蚊睫離婁視之眇然無有也何
也所托者小也蜨決起而飛數尺薈薈屬于墻以投
于地雉泄泄飛不踰十畝所積者弗能厚也今夫學
者扁扁卑卑狹于守規空空懵懵日無所益而月有
所亡者皆所托不足以致大所積不足以致遠者也
於是而自念曰吾學大者遠者也何以不能大且遠

也猶蟻蠅蝻雉學鵬曰吾何以不能鵬也是故豫章
濩落小尚可以柱梁以櫟棘為之雖有巧工不能加
焉自致其材也殄糝梁而適茶蒼返而腹猶果然飽
也粥脫粟者未及郭桴然餒矣自致其力也是故鵬
之能大者所托者然也鵬之能遠者所積者然也今
爾六審其托厚其積焉已矣其大且遠者弗難也詩
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言所托也惟其有之是以似
之言所積也於是鵬豫然作曰敢敬服先生之說

袁惟器字說

予申衛世家凡數十第然自昔稱袁氏曰袁氏世有
文武士子弟匪徒襲紈綺者也至予同年舉人惟學
兄弟于前又盛也惟學之季弟曰錡少而有成志循
循飾禮讓能善士大夫其為士大夫者皆弗厭以與
也於是交游者謂弗可名也當字之而朝信劉君以
命予予重朝信命又聞其雅喜與也又惟學弟也則
不得辭乃字曰器說曰錡釜類召南曰惟錡及釜左
氏傳曰筐筥錡釜之器是也夫天下之事小大華朴
不能齊也然亦弗必齊也齊于適用已矣支離壅腫

大復集 卷三十三
弗足以器之而斷鑊丹黃反喪其樸皆弗適用爾矣
夫錡為器至質也其為用至近也然羞蘋藻實俎豆
奉賓客享鬼神曷可不謂至美且遠也予觀夫今之
世家者子弟也疾而不足以器之靡而喪其樸者眾
也而君乃脩揖拜之節事孝敬之實則其誦于祖考
而漸于伯仲者有然也君惟益崇其節充其實無破
其質無易其近斯無虛于大夫士之所與而所以自
致其器者尚有美且遠者也君其試以予言于其兒
惟學其友朝信質焉

終

何大復先生集卷三十四

序十三篇

漢魏詩集序

夫周末文盛王蹟息而詩亡孔子孟軻氏蓋嘗慨嘆
之漢興不尚文而詩有古風豈非風氣規模猶有朴
畧宏遠者哉繼漢作者於魏為盛然其風斯衰矣晉
逮六朝作者益盛而風益衰其志流其政傾其俗放



靡靡乎不可止也唐詩工詞宋詩談理雖代有作者而漢魏之風蔑如也國初詩人尚承元習累朝之所開漸裕而上至宏治正德之間盛矣學者一二或談漢魏然非心知其意不能無疑異其間故信而好者少有及之侍御劉君博學于詩而好古不厭乃輯漢魏之作訪羅遺失彙為此編夫文之興于盛世也上倡之其興于衰世也下倡之倡于上則尚一而道行倡于下合者宗疑者沮而卒莫之齊也故志之所向勢之所至時之所趨變化響應其機神哉於戲侍御此編不獨誦說者德其功而其意遠矣

王右丞詩集序

予奉疾還值長夏索處人勸以精力未充且省讀書日又無所事野居又無人與語偶取王右丞集讀之讀且倦則卧卧起則又讀凡數日竟其編顧集中長短混列欲考體制以求作者之意實煩簡閱乃畧加編定稍用己意去取之釐五七言古詩各為一卷五言律最盛為一卷七言律為一卷五七言并六言絕句共為一卷皆首標體制俾篇詩各有統叙總五卷

六後集 卷三十四
錄為一本自備考覽不敢以示諸人竊謂右丞他詩甚長獨古作不逮蓋自漢魏後而風雅渾厚之氣罕有存者右丞以清婉峭拔之才一起而綽然名世宜乎就速而未之深造也今於古作取其稍去冗泛者不敢加多焉舊本有賦一首今亦刪去其褻迥諸人之作附見者六惟論其詩而取之不盡去

海叟集序

景明仕宦時嘗與學士大夫論詩謂三代前不可一日無詩故其治美而不可尚三代以後言治者弗及

詩無異其靡有治也然詩不傳其原有二稱學為理者比之曲藝小道而不屑為遂亡其辭其為之者率牽于時好而莫知上達遂亡其意辭意併亡而斯道廢矣故學之者苟非好古而篤信弗有成也譬之琴者古操人所不樂聞又難學新聲繁豔易學人又喜之非果有自信孰不就所易學以媚人所喜者也若是將使古道復至於無聞焉而已矣景明學詩自為舉子歷宦于今十年日覺前所學者非是蓋詩雖盛稱於唐其好古者自陳子昂後莫若李杜二家然二

家歌行近體誠有可法而古作尚有離去者猶未盡
可法之也故景明學歌行近體有取于二家旁及唐
初盛唐諸人而古作必從漢魏求之雖迄今一未有
得而執以自信弗敢有奪今年罷宦歸自以有餘力
得肆觀古人之言又欲取我朝諸名家集讀之然
弗多得其得而讀之者又皆不稱鄙意獨海叟詩為
長叟歌行近體法杜甫古作不盡是要其取法必
自漢魏以來者其所造就蓋具體而未大耳噫其所
識亦希矣吾郡守孫公懋仁篤于好古其子繼芳者

從予論學大有向往嘗索古書無刻本者以傳予謂
古書自六經下先秦兩漢之文其刻而傳者亦足讀
之矣海叟為國初詩人之冠人悉無有知之可見好
古者之難而不可以弗傳也乃以授之而并繫以鄙
言觀者亦將以是求叟之意矣叟姓袁氏名凱其集
陸吉士深所編定者李戶部夢陽有序其履歷可考
而知也茲不復述

四圖詩序

燕泉先生由太僕卿陟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朝士寵

其行即以其履歷大者為四圖以贈表之頌歌四圖
一職方奉使二藩省旬宣三太僕考牧四都憲巡撫
先生之陟也景明來關西矣不得與于頌歌之列先
生乃走使萬里俾景明文之乃嘆曰覽斯圖也知先
生之學以政乎夫物弗聚則不彀貨弗積則不殖故
土培也而樹蕃百寶之室衆賈須焉是故君子博學
而可以有事於四方矣嘗慕諸近世名臣而求其人
也率以其質從政焉事功豈少哉然器有局而才有
限故施未光而所就者罕無憾也先生早歲神穎超

悟天資卓絕然於道無所不學於文無所不考手自
注書凡數十家則其從政也固聚而彀積而殖不局
于器不限于才者豈徒以質而已者哉夫聖人之學
一而已矣一故無不備無不備固感無不通而應無
不當賢人之學詳說而反約殊途而同歸要其至則
一也是故語經事而知道遇變事而知權安可以宰
衡而危可以制馭無往而不得焉然則先生之四政
也其施諸天下者之肇乎

林泉圖序

商城王君與予父友相別於汴水上別且二十年矣
今歲夏自其鄉來訪道故舊間携所繪林泉圖語予
父曰人謂大隱弗居城市真隱弗識姓名若皆自逸
于林泉而世弗得見且弗聞也吾迹弗能謝城市而
亦弗能逃姓名於里閭奚望于若顧于若竊慕愛之
而所謂林泉者常往來予懷也故吾凡值林泉雖莫
吾有吾得而愛之又從而適之已有攬吾所未見者
而愛之而適之由是雖天下之大凡有林泉者吾無
不可愛而適之者奚必吾有也又以遊覽有時弗可

常者弗可常固有弗可得而愛且適者也遂為是圖
凡林泉之變不窮吾圖咸有之一披玩而向之所謂
可愛而適者咸在吾目則凡林泉之在天下者固吾
圖中物也吾方請諸大夫之詩各綴于圖上敢欲得
公之子中書君之文焉父諾乃召景明語曰王君與
予游予嘗重其人蓋尚賢樂士者也能赴人之急者
也好義而忘利者也夫人之品超遠庸下固焉而不
可强者也氣拘于所處志執于所見其孰能移之王
君者迹在城市而有林泉之想名在里閭而有隱逸

大後集 卷三十四
之慕其言又若非世累所得係絆者則人品不同有不可量也吾聞之好賢樂士者昌急人之難者獲報好義忘利者寡患君其有後矣是圖之序爾必毋辭所請俾觀者亦足以考志意而得其人焉景明既受命退曰斯皆至論又何所序乃併記其言君名賢字崇德

漢紀序

昔左氏依經作傳而編年紀事之例以立及馬遷著史記叙帝王之事則有本紀錄賢臣之行則有列傳

明制度則有書系年世則有表自是以來歷代史家悉宗其體然不能微約其辭或寡要實而義無指歸其極至于流綴濫簡踳雜而不可以觀余于是蓋慨然有思于命世作者之意焉往在京師嘗觀荀氏漢紀其書則準諸左氏之例而取于史記之一體者也至其君臣附載事物感彰天人并包災祥畢舉治忽參稽成敗并陳得失相明美惡互見即一時一人一事之迹雖前後散著而本不必備屬類比方名義罔紊闡幽攝顯論讚悉精可謂括倫鑿之要深墳索之

情者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才乎夫學者謂經以載道史以載事故凡討論藝文橫分事理而莫知反說訖無條貫安能弗畔也哉易列象器書陳政治詩采風謠禮述儀物春秋紀列國時事皆未有舍事而議于無形者也夫形理者事也宰事者理也故事順則理得事逆則理失天下皆事也而理徵焉是以經史者皆紀事之書也但聖哲之言為經爾故紀事者苟非察於性命之奧以盡事物之情者六難與論于作者之門矣是書余得之侍讀徐子容氏徐子謂吳下世家錄此書珍藏之而隘于傳以故世無刻本云余至關中涇野子呂仲木氏移書求之乃遂請呂子校正而付高陵令翟清氏刻布焉

學約古文序

何景明曰余初入關中作學約示諸生已成材者經書子史自宜周貫不為程限其未成材者令學官量資作成以相授習茲越二歲矣予日企望夫諸生之有得也然而進退罕知其序造詣或違其方若爾優游終歸汗漫非予之咎哉今復列為程始自十六年

春按季考省經書每歲一週性理史鑑而下則接年
續去期三歲而卒其業正誦之餘復讀名家文字數
篇要其取雖非全編而實覽大義於是究心則古人
作述之意源流可窺而斯文經緯之情變化俱見矣
理無形而藏密言有文而行遠由聖賢之訓以至諸
家之撰皆言也殊途異門積案充棟有不可窮攬者
然言宣乎理理存諸心體用顯微同源無間故及求
而為已則一而有獲外馳而為人則多而益蔽此公
私之辨義利之分君子小人之向也夫子既程其書

矣諸生其自茲口誦其言心會其理身體其事擇善
而用中知至以求止庶弗畔於孔門博文約禮之教
而亦徵於孟氏詳說反約之傳矣苟以資乎口耳而
棄乎身心繁其枝葉而剝其根本夫豈莫達終亦必
亡已爾此豈諸生之咎哉正德辛巳正月既望識

武功縣志序

武功康子作志七篇以紀載武功之故緒理要會蓋
粲然明備矣至其覈事顯義用昭勸鑒有可述焉夫
先王之政紀其山川辨其疆域程其土宜稽其俗尚

肆其采物以謹封守而察時變故書叙九邱詩陳列
國採風者具其美惡董事者正其得失務在因道財
化追俗為制以施于久遠已爾夫天下之勢其所由
來亡不有漸苟非蚤見而力救之則其勢莫可回而
患成循約而治厚生而安其始未嘗弗一致迨于風
尚澆淺而德實靡貞其治不可長也戶口繁增而生
利蹙薄其安不可久也可以弗慎其漸哉余覽康子
之書其地畝則由狹而廣戶口則由寡而衆賦役則
由省而興財費則由約而靡其業產則由富而貧地
利則由饒而減民性則由強而弱風俗則由厚而漓
吏治則由良而奸人才則由實而虛文教則由振而
委亡弗降本流未暇正趨弊者矣嗟乎豈獨一邑然
哉由此可以例諸四方矣

正蒙會稿序

易大傳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
殊途夫天下事物之變至於不可窮詰固有聖人之
所不及知者而其本則未有一而同焉者也苟惟
極其辯智以究其所不及知而條貫統宗莫之宰屬

則於道也將日支離而學焉者將日以決裂此後世
異端之所由以興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
說約也予讀張子正蒙知其詳說之功至於西銘乃
識其反約之旨正蒙書多難解學者讀之或不卒業
而廢比見近山劉先生會稿明正通達不為回說隱
語而理無不得者稽之先生履歷治行則平日窮理
之學不有徵哉此書予欲關中諸生人置一本肄之
而西安府歷城祝同知壽館陶武同知雷臨清張推
官鶚共圖刻本行焉斯文由此著矣先生之書雖無
俟贊說而三府寮所務尚如此蓋不可以弗列故為
叙諸篇首

函谷子太極圖論引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俯仰近遠參驗而稽合其言廣
大弗貳故曰易與天地準函谷子發明太極之義撰
圖著論其思精其辨哲其指一蓋玩易有得而作者
也固有繆悠背經之說其所究深矣或曰太極圖說
儒先之論定矣學者尊尚之函谷子乃置異同其間
何也余曰聖人之道貴相發不貴襲貴相明不貴同

荀徒襲其說同其旨而靡有所發明其道終莫達也
荀發明矣雖異同其間無害其為尊尚也

思親詩引

甥朝良為卷曰思親進曰甥也不幸而二尊人亡也
亡而無以見甥之有立也是以銜哀而抱思有終天
之恨焉舅何子曰子何以思也親終而子弗逮養者
人之常也子盍圖所以思乎夫脩身以成行建事以
成名行成則不忝名成則不隱不忝謂之體親不隱
謂之揚親則其思遂矣子盍圖之此乎朝良曰命之
美敢不承於是士大夫皆歌詩以道之

古樂府叙例

何景明曰予讀左氏古樂府自唐虞三代以來逸詩
至六朝之言備矣然其錄不能無雜要之不可盡舉
予乃擇其詞古訓雅者凡九十三首爾夫三百篇之
外可以誦說者盡在是已不其難乎不其難乎
左氏以音調類詞夫聲音之道予莫之有考也已恐
悖繆失實書曰歌永言聲依永今姑倫其辭其辭倫
而音聲亦各自見矣詩釐上中下三卷三卷各釐上

下取其倫類以相參附言辭高下時代變易作述源流咸自著矣

詩有不以時代序者明作者在人不係時代

詩三百皆絃歌後世樂府或立篇題詞多託諷義兼比興其隨事直陳悉曰古詩格變異矣予故取其有篇題者入古樂府若古詩十九首及他選詩別為編列

或曰明良五子之歌何以不入樂府曰夫既已著之經世之訓矣

鄉射禮直節序例

古者飲畢而射射之司馬燕之司正也此禮久不行而其文具儀禮然儀禮古文難讀雖昌黎韓子且苦之今即與諸生言或弗解故復刺此使就此習之而後求之儀禮則其文辭緒理可尋也

夫器一弗備則無以即事惟樂放失久矣其器莫之有能備也今但以笙比人聲而以鼓磬節之序器

夫事以明賢故蓬而後蒞故賓主必孚司馬以下必能其事雖役必當其才德焉序事

夫射之節於樂也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采蘋采芣示敬也敬則可以修諸其身而施於天下矣

樂譜

右射儀予視學漢中至金州集漢陰平利紫陽四學師生將行射焉問其禮不知也乃使學官草具其儀予稍稍為說其文辭義意略去恢復輯其節理實近可行者為之先屬范推官紳肄於東城之圃而予與台憲使克中往觀焉憲使曰予在漢中蓋脩其器矣未究其禮也謂紳曰其悉布茲何景明曰語曰禮失

而求之野古禮亡不可見者何可勝道哉然鄉射之禮學校尚或習之予由鄆郟抵鳳漢攷之於學既已無聞而有司並其器亡之往往督使旋脩舉行之班白之老有相與環堵駭視者矣嗟夫古人揖坐旋辟之容與夫修於其鄉而一日不可缺者至使人以為曠世聞見之事風俗於古豈不邈哉

射儀

夫爵齒德三者通乎天下者也鄉飲尚齒也飲畢而射察其德也夫然後可以爵之於朝是故古者以射擇士

三射之節其於命辭見乎始射而命曰毋射獲毋獵獲知始射而獲也再射而命曰不貫不釋知再射而釋也三射而命曰不鼓不釋知三射而鼓也

始射獲而不釋試也懼弗審也再射而釋則審矣三射而鼓而禮樂備矣

始射不及賓者不敢後賓也不飲者不釋則不飲也耦射先賓不敢齒賓于耦也衆賓不先賓在賓位則不敢踰大賓也故非主則不敢與賓耦

勝者張弓不勝者弛弓勝者立不勝者飲夫何言哉

賢不肖喻矣

夫物惟時事惟宜先後不踰詳畧有漸其惟射乎是故高而無用美而無當欲速而求成聖人弗為也

弓矢敵器也聖人以揖讓用之天下復有可爭者乎夫射也者禁肆制躁履序蹈和一衆心貫萬事者也以此於天下也故治理而生遂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是故君子之於射也弗爭則其求諸已也弗力

夫君子仁人之用心也亦觀諸射之道焉已矣子曰
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仁者
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
諸其身而已矣

射義

何大復先生集卷三十四

